



如蘇志卷第五十八

人物二十二

釋老

竺道生鉅鹿人姓魏氏初入廬山幽栖七年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關中僧衆咸謂神悟獨文字之師以生爲邪擯之生遂來止虎丘聚石爲徒講涅槃經至闡提有佛性處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群石皆首肯之今石猶存

竺道一真正有學業晦處隱智人莫能知王珣兄弟深加敬事受知簡文帝後隱虎丘時號九州都繼那顏真卿詩登壇仰生一謂道生道一也道寶道

一弟子

支遁字道林姓關氏家世奉法往餘杭山沈思道術  
行吟獨暢年二十五始釋形入道住剡東岬山後  
居吳支硎山報恩寺南峯院性好鶴鍛其翮不復  
飛視有懊喪意後養令翮成致使飛去又好養  
馬謂愛其神駿今有石室放鶴澗馬跡石皆其遺  
蹤也

智積菩薩靈巖寺開山祖也當東晉末自西土來時  
泗州僧伽持鉢江南至無錫聞積在蘇即回曰彼  
已有人矣由此名顯有一貧嫗慕其行嘗持魚

為供積受之嫗因得度至今上巳日號智積誕辰

聚數十百嫗為角黍會

梁天監中靈巖山初造寺有異僧負鉢而入憇廡下

長身鰲面相貌奇占衆莫之省逾三日夜半索墨自圖其形于殿東北壁黎明不知所在衆始驚異居無向有胡僧顧其畫愕曰此西土智積菩薩像也何為在此於是道俗趨來觀拜知師出世至唐宰相陸象先有弟邁危疾國醫不能療一日有僧扣門問疾象先引至卧內僧索杯水一啜而病良已象先驚謝出金幣不受顧謂其弟曰我靈巖僧也他日還吳幸來過我言已遂去其年象先弟入尚書為郎使觀察桂筦道經吳中趨靈巖如約問禮所舍無有徧從寺僧求之亦無得方悵然欲還俄見壁間所畫像肖焉如言如笑驚喜拜施錢五十萬修供而去

法愔西域人義熙中至中夏與惠遠結社廬山已而

來蘇念佛三昧化導有情蘇人翕然歸建淨壽院

居之院燬復建即今萬善寺也

支曇籙月支沙門也嘗來虎丘特賦妙聲善嘔弄夢  
神人授聲法覺因裁製新梵清響妙絕宋孝武敕  
使至郡從受五戒

緬緬尊者梁時僧也今虎丘之憨憨泉寶華之卓錫  
峯皆其遺跡

惠響吳興人姓懷氏天監中居虎丘不得其泉乃俯  
地側聽得泉今名曰虎跑泉後駐錫馬鞍山謀建  
塔廟坐於山脇石室間有二虎爲侍方運籌思俄  
有神人謂曰願施千工以成是夜風雷震吼林木

虎怒但聞撲斫聲明日竒石轟然廣階駢城事門  
武帝爲造寺名惠聚今山中尚存石像於室中扣  
之鏗然有聲呼爲響大師

僧林吳人有道行大同中入蜀居潼州豆園山禪默  
累日見巨鱗於前舉首如有叩者林爲授三歸自  
爾鱗不爲害涪水之陽素無猿林至有二猿度水  
來依林栖林去猿復泅還又嘗露坐赤水巖虎前  
伏聽林說法久乃去

惟靖吳人入國寧寺禮慧政受天台教嘗侵星赴禪  
林寺粥虎隨及寺輒跪地以俟靖出虎復隨去疽

發背困睡有鴉鳥糞其瘡未幾而愈又虞冰雪置  
玩地窖中日以銚合菜煮食過期米常滿不耗靖  
乃築之

智琰字明璨郡人姓朱氏梁散騎侍郎獻之孫幼事  
通玄璩法師授典過目輒成誦長遊都下與道安  
禪師齊名陳亡歸虎丘面巖壑者三十載楊素蘇  
威皆嘗駐節山中接其緒論煬帝鎮維揚具幣招  
致琰恐重累使者爲之一起及見辭以疾竟不爲  
用卒埋武丘東寺

印宗精涅槃經咸亨中至京師詔居大敬愛寺辭住  
新春謁忍師遂至廣州遇六祖盡悟之旨著心經  
集行于世

智聚住虎丘東寺山胤法師弟子至德二年奉敕太  
極殿進講金光明經天子嘉禮歸卧舊山開皇間  
璽書勞問卒窆山南得虞世南爲文

齊翰開元中住武丘道性淵默心不關事與皎然甚  
契

僧晝字皎然工律詩嘗謁韋應物恐文體不合乃苦  
思作古體十篇爲贄韋殊不稱賞晝失望明日寫  
其舊製表以獻韋諷味不釋手因語晝云師幾失聲

名不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  
非卒能致書服其精鑿

義師蘇州人狀如風狂貞元中民起屋師運斤壞其  
簷禁之不可主人素知其神拜曰弟子生活賴此  
師曰爾惜之邪擲斤於地而去其夜市中火惟所  
壞簷屋數間獨存常止於廢寺殿中冬夏積火壞  
幡木像悉燔之好燒鯉魚不具滌而食垢面不頰  
頰輒雨吳中以為雨候將死飲灰汁數斛念佛坐  
不飲食郡人日往觀之七日而逝盛夏暑色不變支  
不摧

續空者吳人本齊君房也苦貧勤學為凍餒所驅元  
和初游錢塘至孤山寺西饑甚不能前俄有胡僧  
顧君房笑曰法師諳旅況否君房曰何哉僧曰子  
不憶講法華經於洛中同德寺乎應為饑火所惱  
不暇憶前事探鉢囊山中一棗大如拳曰此吾國所  
產食之知過去未來事君房食訖甚渴掬泉水飲  
之急欠伸枕石而寢有頃乃寤思講經於同德寺  
如昨日焉乃落髮

鑒師元和初郡人馮生調選長安有老僧自稱鑒師  
詣生曰汝吾甥也相與往來歲餘馮得東越尉鑒

師負笈告去曰我廬於靈巖寺之西廡久矣遊長安忽十年幸與君相遇今將歸舊居故來告別然君尉越道出靈巖寺下當一訪我後馮生詣寺詢僧鑒師廬安在僧曰吾曹無名與者生始疑異至西廡下乃有群僧畫椽其二狀類鑒師生大驚視其題云馮氏子吳郡人年十歲學浮屠氏法以道行聞

文暢吳人韓愈有送行序及詩

貫休婺人善詩有西嶽集嘗居萬壽寺禪月閣因稱禪月大師又善畫古佛嘗自夢得十五羅漢梵相

尚缺其一有告者曰師之相乃是也遂為臨水圖以足之今其畫本尚傳

僧瑗字辯空嘗披一衲不訂寒飢勤行精進嘗撰武丘名僧苑一卷注郁子兩卷文樂三卷

紹明律師崑山慧聚寺僧也後唐時居半山彌勒閣一夕夢有神人曰簷前古桐下有石天王像與銅鐘師宜知之詰旦掘其地果獲之今尚龕置壁間形製甚古

紹宗郡人住廉山性朴野不群流俗江南李國主造寺居之又躬入山請謁甚加禮重

清化師全副崑山人隨父賈販至豫章聞禪會之盛  
求出家學成自仰山還故國錢忠獻王賜以紫方  
袍不受改號純一禪師開運中坐亡有大風震林  
木焉

希辯吳越忠懿王子也爲寶巖院於常熟聽律於楞  
伽受心印於天台乾德初王以清泰院居之號慧  
智禪師太平興國中隨王入覲見于滋福殿賜號  
慧明尋還故刹御書急就章逍遙詠秘藏詮賜之  
清順尊者宋初魏庠守郡奏改虎丘律寺爲禪迦尊  
者至寺乃啓禪派今虎丘開山第一人

俗姓林氏長洲人母初孕夢吞大珠生時村  
滿室少溺水沂流復還遂出家郡城東禪寺性嗜  
酒人呼爲林酒僊醉則作詩時有警局尤能前知  
人禍福言無不驗人疾病者書符與之立愈郡守  
詢贈以詩曰出入常携一古藤三衣麤重貌稜  
稜紅塵酒滿何曾醉知是僧中第幾僧初郡中有  
虎爲害遇賢見之騎以出城其害遂息一日渡江  
風濤大作舟將覆遇賢解袈裟奮腕風浪便止其  
神異多此類遇賢顏貌奇怪口可容雙拳手垂過  
膝日行路中嘗持一鐵椎見瓦甃輒碎之人問其



故荅曰世路不平闔郡酒家得其飲酒獲利十倍  
有一酒肆奉之甚謹賢將示寂至其家曰吾日飲  
汝酒未能酬直今當相報耳乃大吐石臼中嚼以  
紙封閉三日啓視則已結如鷄子未幾疫痢大行  
人服其一七即瘥酒家因以致富祥符五年上元  
日沐浴而化七日身不斂側顏色如生其徒火之  
取其骨塑爲像今存寺中

靜梵嘉禾人姓管氏生甫十歲依勝果寺祝髮從湛  
謙二法師學元祐初住郡之北禪寺講法華經修  
華嚴爲三期之爲日二十有八精恪上通感

賢受羯摩法呼淨梵比丘

文瑩吳僧多聞博識宗教亦高所著湘山野錄行於  
世

道元住永安禪院祥符中嘗進所纂傳燈錄三十卷  
詔楊億等判定刻板宣布

法遠宋廬陵人姓王氏年十九游并州從嵩禪師受  
具足戒來住天平山擬班固九流作九帶叙佛祖  
教義博采先德機語參同印證學者傳之歐陽脩  
嘗造其室因與客棊遠坐傍脩請其說法有從前  
十九路迷悟幾多人之句脩嘉之所著有偈語妙

密

惠詮吳僧佯垢汙而詩絕清婉嘗書西湖一山寺壁  
曰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應未掩片月隨  
行履唯聞犬吠聲又入青蘿去蘇文忠公和於後  
曰唯聞煙外鐘不見煙中寺幽人夜未寢草露濕  
芒屨唯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詮遂以詩知名

道潛吳僧有標致効陶靖節爲詩嘗自姑蘇歸西湖  
經臨平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  
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蘇文忠公  
赴官錢塘得詩大稱賞一見如舊識嘗有詩曰隔

林髣髴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蘇公曰此吾師  
十四字師號也蘇公移守東徐潛訪之館逍遙堂  
士大夫爭欲識面饌客罷俱來紅粧擁之遣一妓  
前乞詩援筆立成曰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菟夢  
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一坐  
大驚自是聞名

仲殊字師利承天寺僧初爲士人與鄉薦妻以藥毒  
之遂削髮時時食蜜以解藥毒蘇軾與之往還甚  
善號之曰蜜殊工於詩詞有寶月集當時有詆其  
所作多艷體

道欽崑山圓明村朱氏子授業景德寺因遊歷叢林  
遇一道者語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即止欽至臨  
安見東北一山秀出樵子曰此徑山也欽遂居之  
爲開山始祖嘗召至內庭賜號國一禪師今薦嚴  
寺西有羅漢橋名蓋指國一也

毛僧日遊聚落飲啖無所擇輕薄子多狎玩之貴勢  
要之不詣忽謂人曰吾死矣乃危坐誦偈曰毛僧  
毛僧事事不能死了燒却恰似不曾言卒而化

法雲大師字普潤長洲人參南屏清辯得言下旨有  
注解金剛經心疏鈔息陰集

宗本乃承天福昌院飯頭飯熟必禮拜然後供僧  
日忽悟恣談皆經中語仁宗召見賜金襴衣加圓  
照禪師號歸初至京師有貴戚試以倡女薦寢旣  
登榻鼻息如雷女爲般荅光所爍一夕不寐

可觀法師字宜翁華亭戚氏子一日聞舉唱曰般若  
寒寥忽有悟云如服一杯降氣湯魏杞鎮郡請主  
北禪適當九日上座云胸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  
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魏  
公擊節歎賞有圓覺手鑑行菴錄

鰌子和尚好食活鰌丐于市得錢即買貯之袖中且

行且食或隨視之乃出哇于水群鰕皆游躍而去  
謂三命承天寺僧好食活鷄精於陰陽之術吉凶多  
驗人欲其卜葬則以數十活鷄隨之聞其聲咿然  
食之愈喜喜後焚有五色舍利自舌本湧出

宗杲號妙喜高孝兩朝凡三賜號兩住徑山嘗止虎  
丘禪學爲當時之宗

道川本崑山縣弓手翟超以勇力名方被差捕賊宿  
廟中忽有所得徑出家徧遊江湖道遇虎不爲動  
虎亦馴伏其旁一日書偈危坐化去有注金剛經  
法全號無菴崑山陳氏子從道川家請一日行靜

設其首偶撞殿柱忽大悟旁人見其光彩飛動自  
此遍走山林道價日增

衣和菴主崑山人隱居雪竇畜二虎恒跨之以遊後  
徙二靈終焉初雪竇妙高峯在千丈巖顛有藤一  
枝蜿蜒其上下臨不測乃蟠結成龕因名棲雲大  
德丁未燬于盜更二十年不克復虎乳其墟爲害  
咸謂菴復而和祠則虎禍其息至元丙子復其菴  
肖其像於是二虎前伏餐茲飲和猛從仁不爲害  
和師在日有四偈詠藤龕載奉化志

明本號中峯錢唐孫氏子幼參妙高峯說法示人縱

橫詠貫以雄辯名一時朝廷數聘之常避去今鴈  
蕩村有幻往菴乃其隱處有廣錄三十卷入大藏  
中

餘澤字天泉姓陸氏郡人學天台教觀辭鋒辯博音  
吐如鐘大德中住永定遷北禪召住杭之下竺會  
朝命勘金書藏經澤居于京師與翰林集賢諸老  
倡和後聞有雨花別集虞集序

廣慧禪師智及字以中吳縣顧氏子從訢公學文僧  
嶼呵曰子才俊若此不思負荷大法甘作詩騷奴  
僕乎無盡燈偈所謂黃葉飄飄者不知作何見解

及噤不能答即歸海雲院目不交睫者逾月忽見  
秋葉墜庭豁然有省入徑山謁端公端以法器期  
之悉取三乘十二分教溫繹之遂大通宗貫洪武  
初應 詔居天界以病還海雲卒宋學士濂爲塔  
銘有四會語錄若干卷

維則字天如俗姓譚氏永新人得法於本中峯本時  
住天目山之師子巖至正初門人築室以居則名  
曰師子林蓋以識其授受之原也自中峯以來臨  
濟一宗化機局段爲之一變故多論建有楞嚴會  
解若干卷語錄別錄剩語若干卷

悅可字中庭嘉定人少修靜業元統間嘗錫師號及坐浙茶毘餘齒舌不壞

琳西玉至正末出游會稽函歸父兄皆已沒嫂以不辱死於投井唯母在琳乞食以養母卒血書華嚴經以薦江陰王逢有贈孝僧琳詩

良琦字元璞天平寺僧妙聲字九皐景德寺僧皆有詩名聲有東皐錄

普明號雪憲嘉定人善畫蘭與栢子庭齊名

**國**時蔚號萬峯樂清金氏子得長年巖之傳至吳就玄墓山建大伽藍居參學甚廣洪武辛酉有詔起

之蔚已豫知跌坐說偈而逝使至死已七日越十三日肢體猶溫

○隆善薩姓施氏尹山寺僧也洪武壬申四方沙彌給牒京師者三千人悉籍爲軍時方旱禱雨隆因乞焚身以代之至雨華臺望闕再拜取瓣香書風調雨順四字語中使曰爲我奏之已藝或進香火中舒臂接之旣焚雨即大澍

上喜曰此真永隆雨也製落魄僧詩以彰之

○溥洽字南洲山陰人姓陸氏洪武間住北禪寺後應召爲僧錄司右講經陞左善世及衍斯道以

輔翊舉義功 召主教事洽以其位遜行而自居  
右後洽在詔獄行已位少師將時乘輿臨視問所  
欲言行以洽為言不及他事洽前著有金剛經註  
解并詩集行世

○萬金字西白寶積寺僧洪武中住天界寺與宗泐  
等奉 詔註楞伽金剛心經所作有淡泊齋稿

○大祐字啓宗號邁菴俗姓吳氏幼開悟聞誦楞嚴  
呪隨口成誦年十二出家寄心菴既壯為澤天泉  
司懺又之武林從及公參禪洪武間 召與蔣山  
廣薦會遷郡之北禪歷僧錄司左右善世會為第

棄歸穹窿永樂初起修釋書凡括大般若義六百  
卷及平生所著淨土指歸淨土真如禮文彌陀金  
剛二經直解天台授受圖法華撮要圖淨土解行  
二門圖行世

○趙頭陀者自云終南山人不知其所參修成化間  
游吳中啖肉一頓盡十數斤或一鷄一猪頭林飯  
至斗許食畢飲水亦一二斗肉食多手自烹煮極  
潔宿承天寺數年後坐苑橋上大呼一聲遂化諸  
僧具威儀茶毘之亦得數舍利已上釋氏

赤鬚子秦穆公主魚吏也齒落更生髮白還黑服霞

絕粒後往吳中十餘年莫知所之

蔡經後漢人居胥門中散大夫王遠方平既得道東  
欲入括爲山過吳住經家以其骨相當僊語以要  
言經遂及解去十餘年忽還家容色少壯語家人  
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可多作飲食以供從官至  
日王君果來舉舍皆見從官皆隱引見經父母兄  
弟因遣人召麻姑頃之麻姑至乃好女子年可十  
八九坐定各進行厨皆玉食復擘麟脯相勸酬麻  
姑云接待已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來蓬萊水  
又淺於今日豈將復爲陵陸乎遠笑曰聖人皆言

海中行復揚塵也時經弟婦新產數十日姑見知  
之曰意且止勿前即以少許米擲之以祛其穢視  
其米皆成丹砂麻姑手瓜似鳥經心中念曰背大  
癢時得此瓜以爬背當佳也遠已知之使人牽經  
鞭之但見鞭着經背亦莫見有人持鞭者經比舍  
有姓陳者聞經家有神人乃詣門求見遠曰君心  
不正未可教以僊道當以一符并一篆存君本壽  
自出百歲後可以禳災治病陳後以符篆治效壽  
百有十歲而死其後數十年經復還家今吳縣有  
蔡僊鄉云



李崇郡人少好道林屋山人王瑋玄授之以流珠丹法曰行此亦可以出身仕官無妨僊舉崇仕令宛陵虎狼避去蝗不入境累遷汝南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年七十四瑋玄授以隱解法去入大霍山又授遁化泥丸紫戶術以度世在華陽洞中爲左理中監准太府長史云瑋玄楚莊王時人也

郎宗爲吳縣令後遯去居華山下服胡麻丸得道在鹿跡山洞互見宦蹟條

魏伯陽吳人好道術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旣成謂弟子曰丹雖成宜以犬嘗試之犬飛則可服乃

與白犬犬斃伯陽曰作丹唯恐不成今旣成而殺犬恐未當神明之意餌之將復如犬柰何弟子曰先生當餌之否伯陽曰吾已違世路棄家而來今不得僊亦耻復還死生皆當餌之乃服丹入口即死弟子虞姓者曰吾師非常人服此而死得無意乎復取丹餌之亦死餘二人相謂曰所以爲丹者欲長生耳今乃趣死將焉用之不服此自可更得數千歲遂相與出山方爲伯陽及虞生求木以飲二子去後伯陽即起以所服丹而死弟子虞及白犬須臾皆起僊去道逢伐木者乃作手書寄謝鄉

里及二弟子伯陽作參同契五相類凡三卷

伯陽後漢

人恐時吳會去分即或恐是會稽人姑田晉著之

負局先生者負磨鏡局循吳市中得一錢便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否若有輒出紫丸藥以與服之服者皆愈

董奉字君異貧人先主時大旱縣令丁士彥知有道術乃往見而請禱奉曰雨易得貧家破屋柰何士彥解其意因曰先生但令致雨當為架屋即躬命吏人百餘揀材為之構屋成大雨傾澍高下皆足

葛玄字孝先吳人物從左慈受九丹液僊經遍歷名山修煉大丹丹成得僊號葛僊翁每飲酒常入人家門前陂水中卧竟日乃出曾從吳王船行至三江口阻風船多漂沒僊翁船亦沈不知所在吳王歎曰僊翁有道何不能濟乃遣使求之又忽見僊翁從水上行來衣履不濕而有酒容既見言曰臣從伍子胥邀飲淹屈陞下于此又嘗舟行弟子見篋笥中有十許符因問曰此符之驗盡何事可得見乎僊翁曰神符亦無所不為弟子願見之乃取一符投水中水迅急符逐流而下復投一符迎水

逆上再取一符投水亭其上不下須臾上符下  
下符上會中央三符同聚而不流其詳互見傳記  
不可具載

千古吳孫策時道士制作符水以瘥疾病吳會人多  
事之策嘗會客郡樓吉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下樓  
拜之止之不能策即命收之策毋曰千先生亦助  
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不從竟殺之葬之  
失尸所在

杜蘭香自稱南陽人壩城集僊錄云初漁父於洞庭  
之岸聞兒啼聲四顧無人唯有二歲女子在岸側

漁父憐而舉之十餘歲天姿奇偉靈顏姝然迨天  
人也忽有青童靈人自空而下來集其家攜女而  
去將昇天謂漁父曰我僊女杜蘭香也謫於人間  
後吳建興二年春復降於包山張碩家有侍婢二  
名萱枝松枝爲詩贈碩詩曰阿母處靈嶽時遊雲  
霄際衆女侍羽儀不出壩

宮外緹輪送我來豈復耶塵穢從我與福俱嫌我與禍會

乃出署蘋子三枚大

如雞子云食此令君口不畏風波辟寒暑碩問禱祀  
何如蘭香曰藥可除疾淫祀何益碩旣成婚授以  
輕舉之術遂絕迹不來年餘碩船行忽見蘭香乘  
車於山際不勝驚喜徑往造香欲登其車其奴扞

之遂退

孫寒華吳人孫奚之女師杜契受玄白之要容顏日少周旋吳越諸山十年乃得僊道而去一云吳大帝孫女於茅山得道冲虛而去因名其山曰華姥山

楊羲者吳人好學沉厚與許先生遁許長史謚結神明之交嘗爲公府舍人興寧三年羲年三十六衆直降焉自東岳上直司命君等二十二人又自太和靈嬪上真左夫人等女真十五人每旬輒數人同降高談道微

藥妙楊及二許史受其旨

筆爲書是歲六月十五日夜紫微王夫人與一神女俱來紫微謂羲曰此太虛上真元君金臺李夫人之少女此系清上宮九華真妃者也賜姓安成名鬱嬪字虛籟直妃又謂羲曰我昔學真於龜臺受玉章虎録爲上真妃遊行玉清非不能訪搜紫童友于帝郎也直推幾任會應度歷數欲求氏族於明君非有邪也君夷質虛閑幽真內煥必簡帝躬高佐四輔理生斷死互察陰陽妾當助君綜御萬神尊制東蕃君將乘龍駕雲白日升天此自元德上挺太極所旌不復用勤學劬勞也今人居風塵

間乃多罪之下鬼趣死之朽質君奚必汲汲於人間之貴賤投身榮辱之肆哉且方交兵日會三灾向臻褰衣遠逸是其時也自後數日即衆真一降所授詩章道要義及二許所筆授者甚多華陽陶弘景論次爲書號曰真誥

沈羲郡人學道消灾治病未嘗餌藥物也與妻賈共載路逢白鹿青龍白虎車各一乘從騎人曰羲有功於民心不忘道少小以來履行無<sub>過</sub>今年壽將盡黃老遣僊官下迎侍郎薄延垂乘鹿車度世君司馬生乘青龍車迎使者徐福乘白虎車即有三僊

人羽衣持節以白玉簡青玉冊丹玉字授羲羲自天時道間皆見之忽大霧不解失所在惟見羲所乘車牛入田食苗或以告羲家子弟恐羲爲邪鬼所魅布人於百里之內徧索不得後四百餘年忽還鄉里推求得數世孫懷喜懷喜曰聞先人說家有仙今其歸邪留數十日具言初昇天時不得見帝但見老君東向坐宮殿鬱鬱如雲氣侍者數百人多女子庭中有珠玉樹衆芝叢生龍虎成群游戲其間聞琅琅如銅鐵聲不知何等四壁熠熠有符書曼曼之老君身形略一丈被髮文衣體有光耀

須臾數五女持金盤玉杯來賜羲曰此是神丹飲者不死夫婦各一杯壽萬歲又賜棗二枚大如雞子脯五寸遺羲曰暫還人間治民疾苦若欲上來書此符着竿杪吾當迎汝乃以一符及僊方一首賜羲羲奮忽如寐已在地上世多得其符驗

陸脩靜字元德郡人早通墳籍長慕神僊棲廬山白雲寺與陶潛慧遠法師結白蓮社慧遠持律精勤送客未嘗過虎溪而與脩靜行過百步大笑而別宋文帝表高其風作停霞寶贊使徐湛宣旨留之不可太始三年作崇虛館通僊堂強招之使講道

焉元徽五年偃月而化春秋七十二後二日廬山諸徒見霓旌紛然還山須臾而失未幾計至初脩靜赴常衣囊及逝遺命囊骸投所在巖壑門人不忍奉之山中未至忽布囊掛巖樹謚簡寂先生詔以所居爲簡寂觀

徐靈期吳人隱衡嶽上清宮遇神人授玄丹之要含日暉之法守泥丸之道周遊海嶽採訪山洞巖壑作衡嶽記叙其靈異言紫蓋雲密二峯皆五千餘丈雲密有禹治水碑皆科斗字碑下有石壇流水縈之最爲勝地而紫蓋常有鶴集其頂神芝靈草

生焉有石室室有香爐杵臼丹竈視融峯上有碧玉壇方五尺東有紫梨高三百尺乃夏禹所植實大如斗赤如日食之長生蒼梧王元徽元年九月九日冲真至宋徽宗朝賜號明真洞微真人張通裕字弘真漢天師十二代孫梁天監二年來居吳山感異夢即於山下建治號曰招真剝寥陽殿虛皇壇手植七檜簡文帝改爲乾元宮通裕嘗煉大丹鑿井藏之至宋淳熙中道士李正則浚井得丹石礧啓之化爲雙紅鶴飛入尚湖

張繹字士和郡人學道講經理致深密詞端華辯嘗

時所宗梁武帝雅相欽賞時陶弘景著法檢論釋老二教繹復討論其有攸理弘景嘉焉專心道法居貧守約善八體書別制雲篆作茅山南洞碑甚工

陳景尚吳人善講道釋製靈書經大行于世梁邵陵王甚重之

周隱遙字息元洞庭山道士自云角里先生之孫學太陰鍊形死於崖窟中囑弟子曰檢視我尸勿令他物相干六年後更生當以衣裳迎我弟子守視甚臭穢虫壤惟五臟不變如言閉護之至期往視

身已起坐弟子備湯沐以新衣迎歸髮鬢而黑髭  
龐而直如獸鬣焉十六年又死如前更七年復生  
如是三度已四十餘年且八十歲貌似三十許人  
煬帝召至東都尋還郡唐貞觀中召至長安問脩  
習之道對曰臣所脩者匹夫之事功不及物帝王  
一言之利萬國蒙福得道之效速於神人區區所  
學非萬乘所宜問也復求歸山從之令狐楚作記  
互見寺觀條

周生太和中廬於洞庭山以道術濟人吳楚敬之後  
出遊廣陵佛寺有三四客偕來時八月望霽月登  
瑩生自言曰某學於師能挈月致之懷袂或疑其  
誕或喜其竒生命虛一室翳四垣使無纖隙取筋  
數百呼僮以繩聯續架之曰我將此梯取月去乃  
閉戶久之數客步庭中伺焉忽覺天地曠晦聞生  
呼曰某至開室視之曰月在此矣諸君試觀舉其  
袖出月寸許一室通明寒入肌骨客再拜謝之却  
閉戶其外尚晦食頃如初

柳條青者大中末乞食於蘇市嘗擊筇踏歌得錢輒  
飲好事者覓其蹤終不可得歌詞中往往述長生  
方外事閱五六年因大雪凍死於市市人具棺瘞



於齊門之左每遇日出時冢上有些紫氣高五六尺  
近視之無所見也後一年有處士皇甫顏者來訪  
之人有示以冢處皇甫持酒醮祭之發棺得青竹  
杖無他物表其冢曰谷隱柳處士墓自是不復有  
紫氣矣

單以清常熟元陽觀道士也嘗附舟之嘉興聞異香  
疑有異人徧目同載唯船頭一人儀趣頗殊以清  
遷與並席香氣彌甚因從容問之荅曰吾此地人  
少病大風逃于深山遇一老人哀之令從行有草  
堂數間老人曰汝可居此以藥一裹令餌之遂不

飢渴身日以輕越兩月老人來笑曰有心哉尚在  
此疾已瘥矣爾若勤脩道術可長生人間遂令歸  
予因拜問其姓名老人曰子聞國初衛公李

王可交趙屯村人樂耕釣一日掉舟江行歛見采舫  
盪漾中流中有道士七人皆雲衣霞綃顏貌如玉  
一人呼可交姓名舟即近舫引可交相見一人曰  
好骨相合僊已灸破矣一人曰與之酒侍者瀉酒  
樽中酒再三瀉之不出一人取二栗與之栗色青  
光如棗長二寸許嚙之肉脆而味如飴一人曰可  
交以見之矣令登岸復令閉目頃之乃在天台山

瀑布寺前有僧來問可交所從來具以前事對又問何日離家曰今日早離家又問今日何日對以三月三日僧大驚曰今九月九日矣僧邀可交爲具食可交不喜聞食氣唯飲水耳僧以狀白縣達州州以聞越州廉使王渢召見竒之陰遣人之蘇州詰其家家人具言三月三日已溺水死渢益信異之具以表聞可交自後辟穀不復耕釣挈妻子入四明山人時有見之者

章全素者郡人蔣生僕也初爲日者蔣生好神僊弱歲棄家遊四方學煉丹不成後得全素全素見生

几土瓦硯忽曰先生好煮鍊之法夫僊丹食之則能長生化土爲金今先生之丹能化石爲黃金乎生心甚慚以他詞拒之曰汝傭者豈能知神僊事乎無妄言全素微笑後月餘衣中出小瓢云是中

有丹能化土爲金顧此硯以刀圭搗之亦可爲黃金生以爲誕妄罵之全素尋卒以簣盛尸將瘞之忽亡其尸徒有巾帶衣履存焉遺一藥鼎有美光粲然探之得石硯在內寸餘已化爲紫金矣

陳微吳江縣吏也平生崇重三教廣行陰德但未能斷食魚之好嘗於池中養魚以待烹啜方欲斫膾

待賓忽池中偶似人言悲哀乞命於是省悟盡放其魚於江是夜夢群魚謝曰玉帝知君放我等萬千性命已令天曹掛名僊籍三年後果於橋上白日上昇

孫錯祥符末侍內表朱都官讀書于鎮州西山書院一日採藥迷入深山見茆茨下有道士據榻而坐錯再拜而前道士熟視曰窮薄人也當使足衣食與丹砂一塊且授以符曰此可召役鬼神今歲河朔大疫以砂書符售之一符可得百錢既下山依教鬻符遊市并戴鐵冠被絳服騎至大名時王

嗣宗守魏慮其惑衆擒械于獄將治以罪錯曰吾非造妖者向遇神人見教能令人見其祖先嗣宗命釋試之果然表送闕下補司天監保章正專主符禁之事後砂盡術衰遂逃去

申元道秦陵人師事徐神翁得修鍊術將出遊請于師師示之曰逢虞則止無雪則開乃渡江至吳中過山問於人曰虞山也即築菴屺之插竹成林因名竹林菴山中每患無汲一日大雪獨於菴前覆簣不積遂浚而得泉因名雪井紹興間喻抱元增築改名招真菴又嘗於福山建潛真館梅里建顯

真館爲鍊丹之地

陳希微字彥真吳人先名伯雄元祐中得疾因往茅山劉靜一求符水下山覺眩冒不能前據石大嘔此疾遂愈棄家爲道士築室柳汧泉上徽宗聞其名屢詔不起乃以所居爲抱元觀而錫以洞微法師之號

何中立淮陽胸山書生也世爲鼎族遭亂南來寓于郡嘗業儒能文一日焚書裂衣遁去旣歸荷蓑結廬于天慶觀之龍王堂佯狂妄談久而皆驗卧草中不垢不穢晨起必一至吳江洩焉郡至吳江四

十五里往返不數刻人固訝之會有一瘵者拜謁乞醫何命持一蓑草去疾遂愈始翕然傳蓑草可療病亦有求而不得隨輒不起者有姓左人以草煎湯療病訖復緘于盒一日開視忽生粉紅花兩朶於是遠近敬異先是觀中諸黃冠以殿宇摧燬欲試其驗群造其廬拜且白之何從求疏軸主者謾以與何笑曰來日自有施者至午而使者果來答曰我不能入覲以此累使者上聞而益竒之會浙西趙憲伯歸亦爲之請遂賜金闕家參陽殿額出內帑緡錢數萬繪事一新以答其意孝宗在位忽

夢有衰而跣哭而來弔問之曰臣蘇人也詰其故則不肯言寤乃語左璫時上意頗崇緇抑黃弗深信也居月餘成恭后上僊莊文繼卽世璫因進免釋而及之意欲以驗前定寬上心上矍然憶昨夢輒泣而嘆璫進曰臣微時聞蘇有何姓者類其人因道其所爲上大驚有諭遣不至嘗燕居深念以規恢大計累年未有所屬且坤儀虛位圖所以膺佐餽承顏之重若有焚香殿中默言曰何誠能僊顧必知朕意遂授璫以香茗曰汝見何惟致執贄問所以求則曰陛下禱矣璫承命惟謹何忽掉首曰有

中國人卽有蕃人有日卽有月不須問趣之夫去復呼還曰所問者姓我猶忘之但言朱家例子不可用也使者歸奏上曰誠知我心遂賜號通神先生築菴于觀之內賜御寶書扁以寵之旣而成廡正中宮事無不驗上每歲以璫將命卽其居設十道齋合雲水之士施予優普一歲偶踰期或訝而請亟起于卧搖手瞬目而招之曰亟來亟來璫是日舟至平望乃見何在岸許招而呼踵廬言之衆曰何固未嘗出也都道錄劉能貞自京口舟還次無錫默禱云先生果有靈感當出相見泊至許

野何從南來劉登岍揖何云小道不易出山果十枚贈別舟及平江則何未嘗出也何能耐寒暑勇於啗肉食至十數斤獨不飲酒先有衣襲寄於郭氏吾死則以此斂慶元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忽命取之明日坐而逝太皇太后先兩夜夢其求衣亟命特賜以二十四日至遂易之以瘞焉

猷道僧平江兵家子也年十四五爲繼母所虐遣出貨糖一日與群兒戲井邊覆糖於井懼而泣適賣藥道人見而憐之令負笈以隨因飢啖以一棗遂一系歸再三道人怒批頰使去自此如痴如狂左

頰突起肉塊自云中有金蝦蟇初許人揣後張口示人頰肉膜中一紫色小蟇宛然首足皆見能預談人禍福發其隱識者以爲神高宗召見賜名應夢達道先生狀髡而髻似道似僧與何蓑衣頡頏好蕩游市井間見人必求錢得之隨與貧者何旣不趨召他日璫或薦道僧上欲見之何挽呼不使去曰是將捉汝縛汝監汝不欲汝來矣道僧竟去見于內殿不拜所言不倫上狎之使出入勿禁且命寵人元居實館之元懼其逃使十人從之所至不舍踰年歸見何何以杖詬逐之至死訖不與接

一談重華倦勤復使召之不肯就邀致萬端三年而赴之紹熙甲寅春道僧入北內坐榻前曰今日六月也好大雪侍璫咸笑顧曰爾身皆雪而笑我狂也衆莫以爲意至季夏八日而至尊厭代矣

唐廣真嚴州人既嫁得血疾夢道人與藥服而愈自是與夫仳離從而入道徑往平江謁蓑衣何先生何稱爲僊姑號無思道人淳熙壬寅二月赴郭氏飯未竟驀還寓廬即昏兀如醉兩夕小蘇言方在郭家飯次若有喚我者出門逢呂純陽曹混成歎道僧三人引至海邊跨大鯪渡海因隨遊名山洞

府及到冥司純陽令往元靜吳真人洞中學書書大字寫詩二百餘篇純陽問曰汝欲超凡入聖耶身外有身耶留形住世耶棄骨成僊耶對曰有母尚存願盡孝道曰如是則且留形住世遂持丹一粒分而爲四投之盤中圓轉甚疾攫得其一吞之自是辟穀向宗聞其名降香往請符水召入德壽宮宣問符水靈驗是甚法對曰不曾行法但以心爲法神爲符氣爲水耳上悅書寂靜先生四字以賜之被受三朝眷遇累封寂靜凝神真人

歐法師嘉定人紹興中有雲遊士憇黃渡崇真道院

數日別去且期三日後當再來爲我具酒肴及期果至共爲歡飲就法師掌中教書符訣令醮祀伏壇用之自爾法師主醮事人輒見其彷彿升空焉後臨終挺立而化

周紫華郡人也讀書好道有幸道者過之見其讀參同契道者曰子有夙契可與語至暮留宿夜甚寒將熾炭道者止之視其所衣一木綿裘其氣充然時方雪積道者所止有光赫然出屋上雪獨不聚隣人以爲火操水具至則知非火周尤異之遂且留詩以別問其所止曰楓橋問其姓曰幸次日周

冒雪至楓橋果有大船泊橋左幸方倚蓬而笑曰吾知子必來遂留歛具膳且出一小鼎貯水銀燧之頃之成銀命舟子入市即可易物再貯如前加以黑末半匕及成則黃金也盡日而別且曰戊亥歲當成子志周自此若有所得每靜處覺有氣隱隱中起稍引之則煦然周身歲果成一日以幸所書展玩一過曰茲惟時矣遂歛衽端坐而逝若委

蛻焉

申徒有涯方外士也嘗攜一白甕瓶遊吳中大風雪中脫衣賃舟沽酒飲畢大吐榜舟者逐之有涯挈



瓶登岸倚樹高吟其詩曰

仲尼非不賢爲世所不  
容嗤嗤同舟子不識人

中龍溪雪戴落梅寒聲冰長  
松在來但清嘯一壺隱塵縱吟訖跳身入瓶榜舟

者大駭舉瓶碎之無具也他日同舟者見有涯箕  
踞于虎丘劍池之側知其異人欲逼問之倏爾不  
見

梁亮家于駟馬橋下業漁嘗見一白鼠入穴得書一  
卷讀之有悟車塘張氏世稱爲神亮往候焉適張  
出因擲一索於其家窻人見蛇入卧內奔告張張  
知其亮也追而飲之亮使視蛇乃索也提刑吳潛  
舟次江方飲亮携籃步水上入潛舟潛怪問之亮

曰欲假公筍中白金酒甕耳潛見其裸且籃小意  
不能藏遂出與亮即納甕於籃而去翌旦於駟馬  
橋上碎而分諸貧者潛以爲妖急追逮至官謂亮  
曰能去此不亮因注水於盆剪紙爲魚游躍水中  
復剪一魚飛達庭下擢其魚而上衆皆仰視遂失  
亮所

王大猷者本胸山人乾道間仕爲忠翊省幹來居吳  
中街路忽夢神欲授以養生之道自是虔志事神  
月朔朝禮飯道設齋至淳熙中以四月十四日爲  
呂純陽誕辰齋百道七齋散有道人至顰面跣足

弊褐片中徧體瘡痍而略無氣穢屢言來後時幸  
毋卻人咸忘容獨大猷加禮待道人謂曰吾能治  
內亦善治外大猷問焉隱何地道人曰得隱便隱  
初無定隱問其姓名俯而不答徐曰省幹當無善  
天下豈宜獨善其身大猷咨以天下人安吾道始  
安道人笑曰此子可教遽別去期年忽再至稽首  
跌坐大猷叩之不語頃之曰昔聞省幹有天下安  
之言然而其說有二有富貴而安者有藥石而安  
者君意何如大猷曰吾志不在富貴道人曰子有  
異方藏之肺腑久矣浪遊江湖未有可托今觀汝

有道風不容自秘令屏左右治潔室密受其方戒  
曰藥就即可施之所治者一切風疾若不宦遊量  
立價以售非特養生兼以濟物執此心不遷他日  
姓名可達上帝而子孫寶之亦有利焉若圖轉授  
非神明所許語既有孤鶴自天而降道人撫之笑  
別大猷逕乘飛去異香滿室復有群鶴環繞大猷  
與衆咸驚絕知其為僊遂制其藥博施於人迄今  
其家尚不遷藥亦不絕所謂王省幹宅遇僊丹也  
郭麟孫于文傳俞焯諸公咸有題志

鄧道樞字應叔綿州人以齋科精嚴際遇理度兩朝

一日謝后遣巨璫召至內後門泣降德音且令其  
責軍令狀使無泄乃言昨夜夢濟王大怒以為吾  
且將兵由獨松關滅汝社稷以此令道樞於高峰  
頂為謄心章哀告上帝已而獨松果黃頭先鋒斬  
關而入初道樞端平中隨魏了翁出蜀居吳趙與  
憲俾住持文昌宮宋亡得上官氏廢圃於城東棲  
息所名會道觀道樞別號山房家鉉翁為記一時  
名輩皆與游工詩善琴有東遊集

占無極不知何許人居葑門道堂蚊蠅不敢入暑中  
閉戶而眠不用帷帳猫犬至即俛首疾回無敢

其內經年不見揮拂一塵不生未嘗出募於外而  
錢不乏疑其挾術逼問之笑而不言一夕撤去器  
竟不知何往明日物色之葑婁盤閭四門人皆  
云是夕見其負籠荷杖出門去矣

楞伽貧女在郡城西石湖楞伽山下名伴娘不知何  
許人乞食為活往來山中歷年雖久顏髮不變插  
花謳歌夜則宿古墓中蛇虺寒暑皆不畏時有吳  
人何從者與郊道士遊山中適遇貧女於道問其  
姓則曰無姓問其年則曰天長地久有甚數目其  
時甚寒問其何不畏寒却指松木荅曰草木與人

天地之所生養木尚能過何不會此於是何從等  
敬進曰特來問道願慈悲開示女曰汝不能慈悲  
如何却教我慈悲汝若求道必歸求心從報返巡  
而退明旦復往已失所在

莫起炎號月鼎若溪人生宋寶慶間少業舉子不利  
慕玄學至青城山見無極徐真卿授以雷術又聞  
建昌鄒鐵壁得王侍宸斷勘法委身童隸事之鄒  
疾危遣去曰吾將逝矣雷書之全不能畀汝已而  
書張使者一符授之再見潯陽楊真卿精於持練  
與神合時憤世嫉邪托狂直于酒信筆塗墨出

詭秘語人莫能曉寶祐秋越守馬光祖致之禱  
雨應聲至理宗賜德書詩贊至元中崔或奉詔江  
南起覲京師祈禱有異驗命典道教事力辭歸止  
於光湯巷學者填門嘗書錢壁言于門口百事動  
雷霆龍神拱手聽不洩亦不祕淵默有天聲癸巳  
冬謂其徒曰明年正月某日吾逝矣至期書偈問  
歛具衆謂具矣復搖首曰待吾五事備須臾天忽  
昧風雲雷雨電交作候霽斂焉宋濂為碑文楊維  
禎為傳弟子得其傳者吳下張雷所王繼華金靜  
隱馬心吾江東許無心陳靜佳雷所再傳步宗浩

宗浩傳周玄初

張善淵字深父號癸復道人吳之華山人其伯父崇一始爲道士得易真人如剛靈寶飛步法稱之爲張雷師宋尚書包恢薦于朝命主郟之天慶觀善淵從之學輒能捕逐鬼物呼致雷雨郡守潛說友舉住建德永隆宮再知郡之先孝觀世所謂道法藥術凡四方有一術一法之異必究極其妙莫月鼎侯清谷時爲道門所宗咸異重之而樂授所祕元世祖詔舉山林有道嗣天師以善淵薦乃與弟子步進德入朝命召鶴及他有禱皆應遂命

平江道錄住持天慶觀又改紹興昭瑞宮鎮江道錄卒年九十二

步宗浩字進德號雲岡早習儒書中歲始慕道從張雷所于玄妙觀授回風混合大洞真詮上清靈寶三五飛步之祕碧潭斬勘之書祈禱雨暘呼召鸞鶴咸在掌握驅邪救患甚多靈迹延祐間制授貞元微妙弘教法師

**國朝**

周玄真字玄初嘉興人年十二入紫虛觀從李太無爲道士太無杜道堅弟子也至正戊子來居葑門外報恩道院能以符篆召鶴名所居曰來鶴軒

自號鶴林先生雖身寓方外事毋至孝其學受靈寶經法於曹谷神又因顧養浩受五雷祕文於步宗浩洪武戊申京師大旱太師李韓公善長迎玄真致雨有應庚戌

上欲問鬼神情狀嗣天師玄真同被召錫宴光祿又明年

上召問雷霆所以神之故對曰天地之間陰陽運轉故有神神與人合者也雷非人無以知雷之天人非雷無以知人之天天人相孚同一理爾

上悅壬子三月不雨右丞相汪公廣洋命玄真致禱

其應如初乙卯又旱玄真禱亦應冬無雪復

玄真祈之已未授領神樂觀事玄真平日亦好興建利物嘗造安里橋重構報恩道院修致道觀并卒葬于莫月壘墓次

○楊中立字玄微號海漚亦步宗浩弟子也少入玄妙觀嗣宗浩爲太極五雷壇正宗志尚簡素名所居曰一枝巢鄭元祐爲之記洪武中掌道紀司

○黃道淵號孤山錢唐人嘗遇郢人衛淡丘授以修真要法及醫藥方伎南遊武夷師事金華潘雷鑑挾其術北上後歸憩吳下郡人嚴德昭抱疾醫不

能療建壇以祀玄帝名曰清真朝夕懇禱道淵適  
至憐其精誠投以藥遂愈於是道淵留主壇宇嗣  
天師爲 奏賜觀額今其徒猶傳其藥

○郭守源字本中幼從張簡學詩慕周玄初之道注  
事之得其所祕洪武初選居神樂觀授天壇奉祀  
朝廷有大醮祠輒 勅守源副嗣天師藏事

眷賜甚隆永樂初擢道錄司左至靈佐領天下玄教  
住持朝天宮及卒

皇太子製文諭祭

李德睿字士明嘉定人爲寧真觀道士尤攻于醫

遇淮人李清隱授寶太師飛騰鍼法洪武初 召

入見辭歸嘗推乃瓢賣藥市中瓢小而類鶴因號鶴  
瓢道士張羽爲侍王行高啓輩皆爲賦詠

金善信字實之少好老氏學父母嘗爲納婦有子  
時張雷師能以符篆捕逐鬼物因事之及聞莫洞  
一者劇飲酒醉輒詬罵人呼雷役雲襲狎如兒戲

又往尊事之盡得其秘遂與其徒研覈妙旨其言  
以爲心神至虛無所汨沒諸陰銷盡諸陽自集蓋  
有形者陰無形者陽陽益勝陰氣益調精我得清  
淨去道無難矣以薦爲廣德路道錄仍畀師號

○席應珍字心齋號子陽子常熟人少辭家學老氏法經錄丹法靡不洞究無涉儒籍尤邃于易釋典方術咸能旁通奉其母甚至葬祭痛哭如初喪或謂親愛既割何得徇禮若是過與應珍曰吾法當割愛人道然世間豈有不孝之神僊也哉始提點常熟普福宮遷郡之白鶴觀及相城靈應宮洪武中卒

○胡道安字安谷吳江人爲玄妙觀道士晚遇至人授青城太乙雷書及斬勘魃魔秘旨洪武末吳中旱郡守延道安致禱道安登壇醉酒詬罵

衝冠令下陰雲四合雷雨大作性佯狂人呼胡瘋子

○張皮雀者名道脩長洲人也少有異相年十七父母欲爲議婚不從往禮胡風子爲師盡得其術宣德八年夏常州不雨大家懇道脩往禱及至則其人頗怠道脩登壇赫怒忽震霆碎大木雷火其廩不畱粒粟而黑雲蔽大四龍見雲中驟雨傾注觀者股慄十年崑山旱縣令請禱道脩約三日雨三日果雨戴氏子疾昏譎語道脩入門取棒就牀擊之十病遂瘥馬氏婦爲祟馮狂叫亂走道脩至即



昏仆去則復然常過猛將廟衆聚侮之道脩怒走對廟門向神裸而溺衆固畏神甚見之吐舌戰灼而散道脩風格奇朗頂雙髻披青布袍人謂其捕鬼隨行鬼作聲類俗所粥兒戲皮雀者因呼爲張皮雀正統庚申年六十一無疾而死死後或見之于長橋疑尸解云

姑蘇志卷第五十八

姑蘇志卷第五十九

紀異

其矣人之好怪也昔夫子不語怪而後之人唯怪之欲聞稗官雜家紛紛不可勝紀雖然亦不可謂之盡無也掇其稍近理者以廣異聞焉爾吳王闔廬得寶劍三曰魚腸盤郢湛盧湛盧一日水行以如楚昭王得之於牀召風胡子問焉風胡子曰此謂湛盧之劍吳王得越所獻者其劍有五魚腸已用殺吳王僚磐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則入楚也昔越王元常使歐冶子造劍五以示薛燭燭

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服故闔廬以殺王僚盤  
郢亦毫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湛盧五  
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  
可以折衝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則出故去無  
道以就有道也吳越春秋

吳王闔廬伐石治宮室石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  
讀使使者詢仲尼曰吳王閒居有赤雀銜書置殿  
前不知其義故遠諮訪仲尼視之曰此乃靈寶長  
生之法禹所服之禹將僊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  
今赤雀銜之殆天授耶抱朴

吳王夫差時有雙鷺飛出鼓中而去古今樂錄

吳王夫差小女名玉悅童子韓重欲嫁之不得乃結  
氣而死重游學歸知之往弔於墓側哀慟玉形見

顧重延頸而歌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既高飛  
羅將奈何志願從君讒言孔多  
悲怨生疾及命黃廬命之不造宛如之何羽族之  
長名為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滅傷雖有衆鳥不為  
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歌畢歔歔泣下要重還家  
光身遠心邇何當暫忘

重曰死生異路不敢承命玉曰生死異路吾亦知  
之然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為鬼而桐子乎重  
感其言送之還家留三日三夜臨出取徑寸明珠  
遺重曰若至吾家當致敬大王重出遂詣王說其

事王怒其造言玷穢亾靈將收重重脫走至王墓  
所訴王王曰無憂今歸白王乃復形見於父以明  
重之事夫差異之悲咽流涕因捨重以子壻之禮

待之搜神記

吳王夫差坐殿上獨見四人向庭相背而倚聞人言  
則走王恠問群臣子胥曰如王言將失衆矣王怒  
其言不祥子胥曰非唯不祥王亦亾矣後五日王  
坐殿上復見兩人相對北向者殺南向者王復恠  
問群臣子胥曰四人走叛也北向殺南向臣殺君  
也王不應吳越春秋

繇余氏墓在虎丘吳越王嘗於報恩寺側發一墓僧  
止之弗從俄見一人古貌長身語曰我帝堯之臣  
繇余氏也與陶臣氏烏陀氏佐禹治水以功封吳  
葬於此僧復爲掩之見錢希白記

後漢時姑蘇忽有男子衣白衣冠白冠形神脩勵從  
者六七人遍擾民居欲掩害之即有風雨郡兵不  
能擒術士趙晃聞之往白郡守曰此妖也欲見之  
乎乃淨水焚香長嘯一聲大風疾至聞空中數十  
人響應晃怒擲手中符如風頃若有人持物來前  
者晃曰何敢幻惑如此隨復旋風擁去晃謂守曰

可視之使者出門人已報云去此百步有大白蛇  
長三丈斷首路傍其六七從者皆身首異處亦龜

鼉之屬

三吳記稽神異苑

吳孫堅世仕吳母懷妊母夢腸出繞吳閭門寤而懼  
以告隣母鄰母曰安知非吉證也已而堅生又云  
堅母孕時夢腸出繞腰有一童女負之繞吳閭門  
三匝天授以芳茅一莖童女語云曰此善祥也必  
生才雄之子今賜母此茅土王於翼軫之地鼎足  
於天下不出二百年語畢而覺及旦筮之上人曰  
童女太白之精也

王了年拾遺

吳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  
有年月字於是大赦改元

晉元興十一年京都火災大行吳界尤甚時王弘守  
吳郡晝坐廳視事忽見天上有一赤物下狀如信  
幡遙集路南人家屋上火遂大發弘知天爲之災  
故不罪始火之家識者知晉室衰微之象也

元康中吳郡婁縣懷瑤家忽聞地中有犬聲視聲發  
處有竅大如螾穴以杖刺之入數尺覺有物掘視  
之得犬子雌雄各一目猶未開形大於常犬哺之  
而食還置竅中覆以磨礮越宿視之失所在矣瑤

家亦無他太興中吳郡府舍中亦得此二物其後  
太守張茂爲吳興兵所害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  
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狗名曰賈蓋此類也

法苑珠林

神異記

永嘉元年吳縣萬詳婢生一子烏頭兩足馬蹄一手

無毛尾黃色大如椀

晉書五行志歷代神異感應錄

永嘉中吳郡趙文昭宅在清溪橋與吏部尚書文叔

卿宅相近秋夜對月臨溪唱烏栖之詞音旨凄然

忽有一女子從女婢來姿態端麗云妾是文尚書

家女也比去解金纓留贈文昭答以琉璃杯後遊

清溪廟忽見琉璃杯在神女前又顧其壁畫侍女

並是偕來者

續博物志

永嘉五年吳郡張林家有狗忽作人言云天下人俱

餓死於是果有五胡之亂天下饑荒焉

東晉太興中吳民華隆養一快犬號的尾常將自隨

隆後至江邊伐荻爲大蛇盤繞犬奮咋蛇蛇死隆

僵仆無知犬彷徨涕泣走還船復反草中徒伴恠

隨往見隆悶絕將歸家犬爲不食比隆復蘇始食

隆愈愛惜同於親戚

太興二年吳郡米廩無故自壞是歲大飢

晉書五行志

成帝時三吳女子簪白花望之如素捺傳言天公織

女死爲之著服俄太后杜氏崩死木錄

隆安初吳郡中狗常夜吠聚臯橋上人家狗有限而

吠聲甚衆或有夜覘視之一狗有兩三頭者皆前

向亂吠無幾有孫恩之亂歷代神異感應錄

景平中郡守顧琛初爲朝請謁假還東日晚至方山

于時商旅數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玄衣介憤執

鞭屏諸船云顧吳郡部伍尋至於是諸船各東西

俄有泊向處人云顧吳郡早晚至船人答無顧吳

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惟琛意知爲善

徵因誓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果爲吳郡

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云

慧心聚寺殿柱梁張僧繇畫龍其上後龍數出湖內僧

繇又畫鎖鎖之唐會昌中寺廢以柱留郡中至太

中間寺復興以柱還淳熙中寺火柱遂燬又有二

柱於雷火中各有天書如大篆一勣溪火三字一

蜿蜒蟠結若符篆在柱裏人莫能曉大小近二尺

許好事者或模印之

慧聚寺紹明律師居半山彌勒閣一夕夢神人曰簷

前梧桐下有石天王像與銅鐘師宜叩之訖且掘

地果獲二物制度極古前輩嘗有詩云一旦石像  
欲發見先垂景夢鳴高岡

吳人費季久客于楚時道路多寇妻常憂之季與同  
輩旅廬山下各問去家幾時季曰吾去家數年矣  
憶與妻別時戲取其金釵著戶楣上臨發失與道  
此是夕妻夢季曰吾行遇盜死已二年吾行時嘗  
取汝釵留戶楣上可往取之妻覺揣釵得之遂成  
服發喪後一年餘季來歸

搜神記

宋劉元字幼祖少與劉裕善而輕何無忌遂不相得  
乃去遊吳郡虎丘山心欲留焉夜臨風長嘯對月

鼓琴於劔池上忽聞環珮音一女子衣紫羅之衣  
垂鈿帶謂元曰吳王愛女願來相訪元曰吳王愛  
女豈非韓重妻紫玉邪與元偕行女謂元曰聞君  
與劉裕相得裕是王者然與何無忌不美此人恐  
為君患若北還仕魏朝官亦不減牧伯忽不見乃  
在一大陵松樹下約去虎丘三里許元乃北去仕

魏累官青州刺史

稽神異死

吳子英者舒鄉人善入水捕得赤鯉魚愛其色好持  
歸不殺養池中飼以米穀一年長丈餘生角有翅  
子英怖拜謝之魚言我來迎汝上我輩與汝俱昇

天歲來歸見其妻子魚復過之故吳中門戶並作  
神魚子英祠

隋大業十二年五月有大星墮于吳郡爲石占曰有  
亡國有爲王有大戰破軍殺將其後大軍破劉元  
進于吳郡斬之又感應錄載劉元進舉兵據吳郡  
江都郡丞王世充發兵擊之有大星墮于江都未  
及地而南磨拂竹木皆有光飛至吳郡遂墮地元  
進惡之令掘地得一石徑丈餘歷代紀異  
感應錄

唐儀鳳中有儒生柳毅吳邑人也應舉赴咸京下第  
歸至涇陽見一婦牧羊曰妾洞庭君小女嫁涇

次子爲婢所惑得罪舅姑毀黜至此敢寄尺牘  
洞庭之陰有大橘樹君擊樹三當有應者毅如言  
見千門萬戶曰靈虛殿一人取書進之君泣曰老  
夫之罪使懦弱罹害言未畢有赤龍長萬丈擘天  
而去俄而祥風慶雲幢節玲瓏紅粧千百中有一  
人即寄書者乃宴毅於碧雲宮辭去後再娶盧氏

貌類龍女曰予即洞庭君女涇上之辱君能救之  
茲奉閨房求以爲好同歸洞庭莫知其終今洞庭  
東山有

柳毅井吳城住宅有柳毅橋  
鄉人以水僊神立祠二處

大曆初處士李籛秋夕於震澤捨艫野步望中見煙



火意爲漁家漸近即朱門粉雉嘉木修林畫舟倚  
白蓮中籟異其境徘徊未敢前俄有青衣出曰君  
非李處士乎願得少進籟隨步而入瑣牕洞戶中  
有女郎狹體瓌質衣如雲霓揖生曰今夕何夕邂逅  
相逢命青衣寫酒於珊瑚鍾以勸侍兒數輩執  
樂作歌歌玉波冷雙蓮之曲曰此傷吳宮二隊長  
之辭某非人也生於龍宮好楚詞君能受我一篇  
傳於世人乎乃以水晶簪扣盤而誦芷秀葳華之  
詞俄聞鍾聲隔水女郎曰此非清虛之士不得遊  
持素綃送生出門閉扉悄然生徐步清潯朝日已

上廣陵胡人識其綃曰龍領小髯所緝也

樹萱錄

大曆中洛陽劉貫詞行丐於蘇市逢秀才蔡霞者以  
兄呼貫詞因問曰兄日丐獲幾何而止曰十萬霞  
曰霞居洛中以他故避地音問久絕意有所託祈  
兄爲達於是遺錢十萬授書一緘且曰霞家渭橋  
下瞑目扣橋柱當有應者願與家母相見書中亦  
令小妹出拜使助贈百緡貫詞遂還至渭橋叩之  
輒一人引入廳見太夫人謝曰兒子失意遠遊久  
絕音耗勞君數千里達書俄有青衣曰小娘子來  
年可十五六坐毋具饌甚精方對食毋忽眼赤直

視貫詞口角涎下女急掩母口曰兄憑來宜且禮  
待因曰兄書中處分合與百緡因命取鎮國椀授  
貫詞女曰得錢十萬即貨之貫詞持椀出迴顧碧  
潭危橋手中噐乃一黃銅椀忽有胡客視之大喜  
以百緡易之曰此蜀賓國鎮國椀也在其國大穰  
既失此椀國大荒兵戈大起吾聞為龍子所竊幾  
四年其君方以國中半年之賦召贖蜀賓守龍上  
訴此霞所以避地陰冥吏嚴不得陳首藉君為郵  
送之耳殷勤見妹者非故親也其母老饒或相  
以其妹衛君耳續元  
怪錄

大曆十三年虎丘寺有鬼題詩隱于石壁之上青松

多悲風蕭蕭敲且哀南山接北山幽壠空崔嵬白日空昭昭不照長夜臺雖知生者樂魂魄安能迴况復念所親痛哭心肝摧慟哭復何言哀哉復哀哉又曰神僊不可學形化空遊魂白日非我朝青松為我門雖復隔幽壠猶知念子孫何以遣悲怨萬物歸其根寄言世上人莫厭臨芳樽莊生問枯骨至樂  
蘇州觀察使李道昌異其事遂具奏聞勅復虛言

令致祭道昌祭文曰嗚呼萬古丘陵化無再出君

是何人能閑詩筆何代而亡誰人子姪曾作何官是誰僊室寂寞夜臺悲呼白日不向紙上石中隱出桃源三月綠草垂楊黃鶯百轉猿聲斷腸不顯姓字寧辯賢良嗚呼痛哉嘆惜先賢空傳經史終無再還青松嶺上差我碧山大唐政集已記詩言痛復痛兮何處賓悲復悲兮萬古墳能作詩兮感天地叢哀怨兮淚沾巾感我皇兮列清酌願當生兮祭後數日石上復隱出詩一絕詩云幽事明君

路平昔忝攻文欲知寺之北有二墳甚高大荆蓐

潛寐處山北兩孤墳

取蔚詢諸老莫知何人所葬

郡人顧况喪一子年十七其子游魂恍惚如夢不離

其家顧悲傷不已因作詩哭之詩云老人苦喪子日暮泣成血老人

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子聽之因自誓曰若有輪迴當再為

顧家子忽一日如被人執去一處若縣吏者斷令

託生顧家顧果復生一子至七歲不能言其兄戲

批之忽曰我是爾兄何故批我一家驚異隨叙平

生事歷歷不誤乃知陽叔子事非怪其子即非熊

貞元中太湖松江之口有漁人為小網數船與其徒

十餘人下網取魚無所獲惟得一鏡七八寸許漁

者恚不得魚棄鏡於水移船下網又得鏡漁者異

之取鏡自照見其筋骨臟腑歷歷可怖其人悶絕

而什衆大驚共取鏡驗形照者即什皆嘔吐狼籍

最後一人不敢照直取投之水中良久扶持什者

始醒明日復往下網所得魚多於常時數倍其人

先有疾者自是皆愈詢故老此鏡在江海數百年

一出人亦罕見原化記

元和九年有李公佐者訪友東吳從太守元公錫登

洞庭包山宿道者周焦君廬入靈洞得古岳瀆經  
第八卷文字竒古編次蠹蝕公佐與焦君共詳讀  
之云禹理水三至桐栢山驚風迅雷石號木鳴五  
百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興禹怒召集百靈授命瓊  
龍桐栢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囚鴻蒙氏章商氏兜  
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祈善應對辯  
江淮淺深源流遠近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  
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搏擊騰蹕躑疾  
輕利禹授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田不能制授  
之庚辰能制之木魅水靈山妖石怪奔號叢遠以  
千數頸鎖大索鼻穿金鈴徙淮陰龜山之足俾沿  
水安流注海庚辰之後圖此形者免淮濤風水之  
難先是永嘉中李湯爲楚州刺史有漁人夜釣龜  
山下其釣爲物所掣不復出漁人疾沉可五十丈  
見大鐵鎖盤繞山足以告于郡湯命善游者數十  
人取鎖力不勝加以五十牛鎖乃振動稍稍就岸  
濤驚浪翻觀者大駭鎖窮見一獸如青猿白首長  
鬣雪牙金爪闐然上岸高五丈許蹲踞若獼猴但  
兩目不能開元若昏醉目鼻水流如泉涎沫腥穢  
不可近父乃引頸伸頭忽開目光彩若電視人欲

發狂怒衆奔走乃徐徐引鎖并牛入水時楚多知名士皆相傳敬而愕莫知其爲何物今攷李公佐得

岳瀆經於洞底始知李湯所見與經相符

入幕閑談

郡城東禪院古佛像容貌端麗頂珠圍逕數寸乾符

甲午歲忽放紅黃青紫光於時士庶觀瞻施財山

積有老人惑其事固請梯升即佛光焰而窺之乃

見佛像之首有一穴捫之有二白鼠長可尺餘自

穴躍出緣佛首鼠穴正值藻井中遂探穴中得碎

幡數片以紅幡映頂即紅光出青黃紫亦然人皆

嘆息而去鹿門子曰佛金僊也而白鼠之禍作光

於頂得非金氣盛乎是後金革遂興

中和中有士人蘇昌遠居蘇州屬邑有莊去官道十

里許水鄉多荷芰一日見一女郎素衣紅臉若神

僊中人與蘇相狎生以玉環贈之結繫慙慙檻前

白蓮花敷開殊異俯而玩之花房中有物細視之

乃所贈玉環也折之遂絕

北苾瑣言

文德中京官張氏子寓蘇臺時往來丈人陸評事院

爲一美人所悅久而心疑之遂病瘖遇開元觀道

士吳守玄云有不祥之氣授以一符果一冥器婢

子背書紅英字在空舍柱穴中焚之乃絕

北溪瑣言

宋咸平元年夏四月漁婦李氏張魯河上得一白龜  
如錢其色玉瑩電眸朱尾宮畫燦然取歸授兒爲  
戲恐傷之放於河頃之龜復在網如是者三婦怪  
之復棄去中夜岸有火熒然往視之龜在焉因取  
歸近村王道榮留龜置神像前翌旦遂失去私念  
此或靈物若虔禱當復見則必獻於官禱之龜忽  
自鼠竇中出迺獻於縣令李維維上之郡時陳省  
華守郡異之即具表以聞時張君房客於蘇省華  
以其事訪之君房曰按瑞應圖千歲龜巢蓮葉上  
其出也其將以應千歲之運乎且白西方色也龜  
歸也豈西裔醜虜之懷歸乎明年朔方叛帥李繼  
遷來貢馬請命遂有銀夏綏宥四鎮之拜其秋試  
進士以崑山進白龜詩爲題

慶曆中李元者管城人泛舟過吳江岸傍見小朱蛇  
長尺餘爲牧童所困元疑其怪物以百錢售得洗  
去傷血放茂草中明年復經吳江縱步長橋有進  
士朱浚來謁曰大人願見君子年老不出敢爾坐  
邀所居去橋數百步耳元拒不獲已乃相從過橋  
已有彩舫艤岸浚拉元登舟俄至一山乘元以肩  
輿倏至其處臺殿森嚴王侯之居也一人高冠道

服立殿上曰此吾王也浚引元升殿再拜王荅拜  
曰小子閑遊江岸不幸爲頑童所辱幾死其手賴  
君子救此微命恩莫可忘元始記救蛇事王顧浚  
令百拜乃置酒高會且曰吾欲少報君有女童年  
未笄君若納之當得其助又以白金百斤遺元乃  
別去與女升舟頃至長橋女童自言小字雲姐年  
十三矣言笑惠敏元甚愛之後二年科詔下明日  
當試女童曰我爲君入禮闈竊所試題不久復還  
探懷出題元檢閱宿備明日入試果符合旣捷薦  
名遂調丹徒簿女童忽辭去不復見

朱蛇

皇祐中蘇州民家有人以白聖書其墻壁悉以有字  
一夕之間數萬家無一遺者至叶內深隱之處亦  
皆有之莫知其然後亦無他

嘉祐中崑山縣海上有一船桅折風飄泊岸船中三  
十餘人衣冠如唐人繫紅鞵角帶短皂衫見人皆  
慟哭語言吳辯試令書字亦不可讀行則相綴如  
鴈行有頃自出一書示人乃唐天祐中告授新羅  
島皆用漢字蓋東夷之臣屬高麗者時贊其善大夫  
韓正彥爲縣令召其人犒以酒食復使人爲治梳  
爲造轉軸教其起倒之法其人皆以手捧首而謝

船中有諸穀惟麻子大如蓮的蘇人種之初歲亦如蓮的次年漸小數年後只如中國麻子

熙寧六年六月龍見於郡東方黑龍二北方白龍二雲氣盛作而不雨獨承天寺前雨三寸

元豐元年七月四日夜蘇州大風雨水高二丈餘漂蕩尹山至吳江塘岸洗滌橋梁沙土皆盡惟石僅存崑山張浦沙保有六百戶悉漂盡惟餘五空屋人亦不存

元豐四年七月蘇州大水西風駕湖水浸沒民居濱湖者皆蕩盡或舉家不知所在松江長橋亦推去其半南至平望皆如掃內外死者萬餘人

元豐四年夏駕里民羅滿獲一鯉長可二尺俄化爲石觀音像因供于家時慧聚寺僧守齊夜舣舟于此夢白衣女子曰我舟覆父與夫皆溺死師幸容我守齊拒之女曰假一篋宿何傷守齊開篋納之遂驚悟迄旦至羅氏家見石觀音初出水身猶沮如叩之知其魚化也守齊默念與夢合因乞以歸崇寧間奉議郎許白治第於蘇解木中有天下太平四字筆勢邁逸許嘗以其事聞選

城中張比部員外家富盛甲第冠於二浙崇寧間大



興土木鑿池取土築堂址掘地數尺得一蛇細如箸然蟠結穹隆其長不可勝計比部之子命僕夫斷為數百截而輦去之凡運致十八九擔而後盡時人戲目其堂為太歲堂然亦無恙夷堅志

宣和間楊密字之損為吳江丞治所枕太湖廳西有湖山堂堂設石碁局一日薄暮聞下子聲小吏走觀見青巾二人對奕聞人來即凌波而去視局上已五十許子密案為圖以示善奕者歎其妙而莫能殫其意父老相傳以為奇事承郭某所記

巨和間盛章守郡譙樓火有得一木於煨燼之餘折而為薪中有大吉二字遂獻諸朝時郡學立石石夜有光教官作瑞石放光頌亦以上聞又一日雷震大成殿柱火光滿庭東壁楣上遺一四帶青布巾大可貯五斗粟教官命以香案置庭中夜半失去

邊知白字公式祖塋在平江之蒸山宣和中為太學學錄得武洞清石本羅漢十六紙遣家僮致之墳庵前一夕行者劉普因夢十餘僧持學錄書來求掛搭以白主僧慧通通難之曰庵鮮薄安能容大眾哉來者一人取筆題詩門左曰松蘿深處有坤

天不憶其他語明旦話此夢未竟而石本羅漢至數內一人即夢中所見題詩者也由是公式足成

一章詩云松蘿深處有神天小刹何妨納大千掛搭定知宜久住歌吟何幸得留傳袖中出簡

聊應爾門上題詩豈偶然顧我緣未除煩惱習與師同結未來緣庵曰慶雲至今遺

址尚存夷堅乙志

崑山臨江鄉有南翔寺初掘地得石徑丈餘常有二

鶴飛集其上僧有齊法師者即此地作精舍聚徒

居之鶴飛來無定方隨飛來處其方必有人來施

財作供無日不驗久之鶴去不返僧為之號泣石

上忽有題一詩詩云白鶴南翔去不歸惟留空跡在名基可憐後代空王子不絕薰

修亭二時因名寺曰南翔寺之西有村曰白鶴

石浦真武殿前新甃石池一夕大風雷雨電掣且浦

池皆大金魚莫知所從來

紹興元年石工採石於馬鞍山山摧工壓焉越三年

六月他工採石聞其聲相呼應答如平生報其家

鑿出之見其妻喜曰久閉乍風肌如裂俄頃遂噤

不語化為石貌如平生

南渡時高麗國進陰陽柏二株僅二尺許高宗以賜

王綯綯種之永懷寺殿庭之左右今柏高與殿齊

每歲左花則右實右花則左實寺乃綯之祖審琦

香火院也

玉峰志

淳熙中姑蘇有民家唐姓者一兄一妹皆丈有二尺里人謂之唐大漢不復能嫁娶每行或倚市筮孺坐出則傾市觀之日啗斗餘無所得食因適野爲巨室受困粟蓋立困外即可舉手以致不必以梯也以是背微偃有瑞以賂使客見之大驚遂入奏詔廩之殿前司時郭棣爲帥以周伯太府簿召至京間一往必敬諾其聲如雷德壽時欲見之懼其聚民乃財之浮于河至望僊專舟焉程史開禧中嘉定市徐公坊有釀酒家屢耗失每疑役夫

盜飲一夕坊人露坐俄見月下有人自坊中出而逐之至橋不見乃石橋兩旁所刻人像也鑿之乃息

嘉定中譚承務思通荆庵名崇壽壽鑿井得木佛金粉雖褪模刻宛然因大拓規模名靜信寺像設未備忽一夕夢大龜云願以身嚴佛像翌日見一大龜引六龜乘潮至浮于岷浦之上思通嘆曰吾安忍害物命以營繕乎遂縱于海未幾崇明州登仕施光遠者亦感是夢遂取殺之得玳瑁鬻錢詣譚氏以成佛像光遠者思通之姻眷也二人會次言之

若合符節今寺勒石以記

紹定中張廣年權縣事譙樓有巢鶴帶箭創造庭哀鳴  
若訴廣年視箭首得弋人姓名追懲之鶴乃去

謝邈之守吳興帳下給使鄒覽乘樵船夜至平望亭  
風雨船無所庇顧見塘下有燈火往投之茅屋中  
見一男子年可五十方織簿別牀有小兒年十歲  
許覽求寄宿欣然相許小兒啼泣不止覽問何意  
曰是兒以其母當嫁悲戀故啼耳將曉覽去回視  
所在唯有兩冢榛莽其深行逢一女子謂覽曰此  
間非人所行君何故從中出覽具以夜所見事告

女子曰此吾故夫與亡兒所瘞處也吾實欲改道  
故來辭墓因匍匐至冢號咷遂不復嫁

錄異記

松陵陳益少有俊才領鄉薦嘗遇一人衣道服促左  
右於巾笥中取綠衣靴笏與衣之益詢左右則曰  
楊文公也益穿袍覺毛骨寒凜似不能勝道服者  
歎曰惜乎有此才而無此緣即命褫去益後不一

年卒

談選

宋韓子師彥古鎮平江夜聞鼓笛喧訇問何處作樂  
老兵言後園百花大王生日府民年例就廟獻送  
韓意謂非典祀行將毀之兵馬都監某人於是夕

夢重客入謁曰吾百花大王也又獲血食府園今  
府主將毀吾居願賜一言勸止都監醒寤曰詣府  
稟曰尚書欲拆百花廟乎韓驚曰夜來有此念初  
不形言君何由知之都監具以夢告韓歎其靈遂  
寢所議

宋之末年郡中有賣餅家檢所鬻錢得冥幣焉因怪  
之每鬻餅必識其人與其錢久之乃一婦人也跡  
其婦至一家而藏遂白之官啓家見婦人卧棺中  
有小兒坐其側好事者収歸養之既長與人無異  
鄉人呼之曰鬼官人元初猶在

閒居錄

將仕郎陳敏功妻家居吳門比隣嘗有人夢神人披  
髮持刀部集數十鬼物每經民居即呼其人出各  
分飲一杯至劉承議家則曰此家不食牛肉已二  
十年當免其疫吳門大疫隣巷病亡者比戶不遺

獨劉舉家無恙

談選

吳中父老相傳二識一曰穹窿石移狀元來歸一曰  
潮過夷亭出狀元淳熙初穹窿山中一夕聞風雨  
聲詰朝視山半有大石自東徙西屹立如植所過  
草猶偃辛丑科吳縣人黃由遂狀元及第夷亭在  
崑山縣西三十五里崑山雖濱海自古無潮汐紹

興中始有潮至縣郭至是潮忽大至遂過夷亭李  
彥平侍御親見一道人復誦此識乃告知縣葉自  
強作問潮館於水濱甲辰科崑山人衛涇亦為狀  
元黃衛相繼大魁天下傳為奇事

平江市人周翁病瘥不止或言瘥有鬼可於他處避  
之翁以昏時入城隍廟中潛伏神座下祝史皆莫  
知也夜半忽見燈燭陳列兵衛拱侍城隍臨軒坐  
黃衣卒徒從外引七八人至庭下皆衣冠者王問  
曰吾被上帝勅令於此邦行疫爾輩名為一坊土  
地神毋致稽緩七八人皆頓首聽命由有一神前

曰其所主孝義一坊居民良善難以疫及城隍怒  
曰天旨汝何敢違神復曰既不可以小兒充數如  
何城隍良久曰可遂各聲喏而退周翁還舍具以  
告人皆哂為狂誕至二月城中疫癘大作唯孝義  
一坊獨免但童稚抱疾始驗周語不誣

郡之雍熙寺每夜半常有婦人往來廊廡間歌小詞

且哭且嘆聞者就之輒不見

真詞云滿目江山憶

柔長亭艤住木蘭舟好夢易隨流水去  
芳心空逐曉雲愁行人莫上望東樓

好事者錄

其詞于壁士子慕空巖嚴卿見之驚曰此余亡妻所  
作外人無知者何從得之寺僧告其故嚴卿悲嘆

曰亡妻旅襯嘗停於此也

虎丘山寺立塔掘基得一舍利空中天樂衆皆聞之

井吼三日

法苑珠林

陳興立長洲農家子也居彘口家貧事母甚孝母病不食梁肉惟嚼城中臨頓橋王家糕每日五鼓時即之臨頓買以奉母風雨寒暑無懈一日持糕歸憇楊涇橋遇一道士問曰曷不食糕陳語之故道士曰我母病亦欲食糕出錢與陳易陳遂與之不吝復入城買糕亟歸未抵家道士已將持奉其母毋食道士糕病頓愈始悟道士為異人就所居建

三清觀捐俗出家後羽化立祠疾病禱之無不驗  
吳城重玄寺閣一角忽墮計數千緡方可正皇慶間  
燕山有一匠者來自云張撥天謂寺主曰不勞費財請得一木楔可正也主寺者從之匠者挾鉅楔數片登高敲斲閣柱悉正

元元貞二年夏旱請觀音大士于公廳嚴脩佛事髻髻大士見身東南空中時官僚吏民皆得瞻仰甘雨隨霈

大德丙午七月七日醋坊橋民人王佑家酒瓮忽作牛鳴以物覆之則止去覆復鳴三日乃止

大德五年辛丑七月朔淮浙閩海溢百里潮高數十丈蘇之颶風尤惡郡縣治吹起入半空及僧寺民居亦多罹其患太湖之水幾入葑門市井傳舍為之蕭索

皇慶改元有張三郎者善笛八月十五夜在樂橋作伊州曲夜靜有老人來曰爾笛固清未能脫俗為爾釐正之當熟記毋忘乃指教其孔換易數字曲益清峻張更求別曲老人取笛自吹超出塵壒

月既明西軒琴復清十心斗酒爭芳夜千秋萬歲同此情歌宛轉宛轉散已哀願為星與漢光景共徘徊再歌曰悲且傷參差淚成行低紅掩翠方無色金徽玉軫為誰鏘歌宛轉宛轉結復悲願為煙

與霧氤氳張問何人作荅曰僊姝劉妙容歌也因共容姿以傳我復請授其指調老人笑而起曰子凡心我豈能教爾邪去數步不見張後以指尋其曲終不能得其高古之趣

元儒學提舉朱德潤至元甲午其母吉宜人將就館大母施夫人病亟大父秘書君應得卜窆陽抱山之原欲穿壙以為藏施夫人夜夢衣冠偉丈夫來告云勿奪吾宅吾且為夫人孫明日役者鑿地深五尺許得一石碑刻曰鬱林太守陸君績之墓別有石刻在傍曰此石爛人來換石果斷矣秘書君



命亟掩之而更卜兆施夫人復夢偉衣冠者曰感  
夫人盛德吾真得爲夫人孫矣是夜德潤生人以  
爲厚德所致旣長用趙文敏公薦仁宗召見玉德  
殿命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  
官後改前職具見虞文靖并周伯琦墓文

延祐初太倉有丐者椎髻跣足披皂衣操大瓢往來  
於水軍萬戶寨及張京馬頭酒家乞飲飲醉輒奔  
走呼云牛來了衆根我去凡三月餘又於寨木及  
人家門壁連書火字人皆惡之詈之或朴之自後  
不知所在是冬有海賊牛大眼自劉家港至太倉

大肆剽掠水軍寨張京鎮人家多被燬始悟丐者  
之言

延祐間黃姚鹽場負課甚多一夕海潮暴漲夜有火  
光熠熠數日煮鹽皆變紫色每鑊視舊數倍商人  
雜以他場白鹽亦皆變紫逋課盡償已而復爲白  
色

至正間虎丘山寺閣板上有一竅當日色清明時以  
數寸白紙承其影則一寺之形勝悉於紙上見之  
但其頂居下此理殆不可曉也

輟耕錄

至正乙酉朝貴置碑石赴都抵直沽忽中斷有聖像

儼然劉文明父子復載以歸今在太倉東嶽廟中  
至正二十二年郡民張明二家豕生白象衆以爲異  
赴官陳告三日而斃

至正乙未正月廿三日入時郡城中忽聞兵甲聲自  
東南來居民驚走覘視他無所有但見巽方黑雲  
一簇中彷彿皆類人馬而前後火光若燈燭者莫  
知其筭迤邐由西北方而沒惟葑門至齊門居民  
屋瓦悉揭去牀榻屏几俱仆醋坊橋董家雜物鋪  
失白米十餘石醬一缸不知置之何地

輟耕錄

葉子澄吳人貧而好義與黟縣達魯花赤伯顏交至  
正壬辰寇起浙省調兵守昱嶺時伯顏沒于王事  
其家在嘉興崇德州訃至家人招黃冠師追薦攝  
召之顏云旦夕杭城且危爾輩宜速依吾弟處逃  
生毋妻以無弟再扣之曰松江葉子澄乃我存日  
生死交也可往依之即備船東行比至前三日葉  
夢伯顏相見以家屬爲託葉即爲留居供給不怠  
後杭城果陷顏子謙齊唐元人也

國朝正統十四年正月六日太湖中大貢山小貢山  
鬪開闔數次又共沉於水起復鬪踰時乃止觀者

如堵耕餘錄  
杜東原

宣德七年徐武功伯時爲都御史治水張秋同郡王震時爲東平州判官屬治下公命濬河壅處掘數尺許見棺有石板大書其上云前卦吉後卦凶五百年後水來衝幸遇王州判移我在河東河東即漏澤園也遂葬之

陳僖敏公鎰與太子太保俞公士悅少相得出入恒俱一日黎明同入郡學學傍一居人寢門內聞街上枷鎖聲窺之見獄卒引數囚南行俄而卒及囚皆倉皇曰丞相來急避之遂皆入古廟而沒居人念囚不應行此路且訝丞相之語因坐以伺之二

### 公隨至

常熟之穿山有農家生一子名保保肢體柔輒四五歲猶不能行終日坐木榻上善言人禍福扣之皆應其家固怪之然亦因以致饒裕故不戕之一旦有龍虎山道士過其門語人曰此家必有妖物富人劉以則聞之召道士問曰若能除之乎道士曰不難也劉遂具舟使往道士方行保保忽告母曰有一道士來兒當死矣可與錢十千爲兒乞命母方怪之道士已在途潛書朱砂符焚于道傍柳樹根下保保已在家嘔血又行不久再焚一符則有

一鱸死於水面長壯可畏其首大如拳問其家子死矣

弘治間包山華嚴寺僧宗翌年少質美從師吳雲遊淮徐間舟宿桃源瓦礫亂入舟中舟人疑寇至起視之寂如也遂進舟數里瓦礫復入舟中者再舟中人皆惶惑莫知所以及抵徐宿彭城驛翌如廁得錢半百持以視吳尋於佛書中又得數十文於履中又得數十文始怪焉至夜見一美人甚麗侍女數十人迎翌語曰吾與汝宿有緣好當解后于此勿疑也自是晨往暮至與之寢食吳知其爲怪也作呪禳之瓦石如雨而至吳強翌歸土僧問翌曰聞汝遇怪果怪矣乎言未竟污穢滿身寺僧無不駭愕寺中偶失一物試問之即從空中投書曰某人竊去人有禍福壽夭問之者多奇中或有不信逐之雨中衣竟不濕寺僧百方禳之一日作隱語曰蓮花即應沃羅莫解其意閱三月大書于門曰宗翌我去也明日遂去翌今尚存無恙

古蘇志卷第五十九

姑蘇志卷第六十一

襍事

事有無所附見而不可遺者爰名之爲襍事又有所謂襍言者因附書之

吳王僚時吳邊邑處女與楚邊邑卑梁之女蠶爭界上之桑二家相攻吳不勝更相伐滅吳之邊吳王僚怒使公子光伐楚取居果鍾離

公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具酒請王僚僚白其母曰公子光爲我具酒其無變乎母曰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防王僚乃被棠鐵之甲三重

使兵衛陣於道自宮門至於光之門階席左右皆  
王僚親戚使坐立侍皆操長戟交軼酒酣光佯爲  
足疾入窟室使專諸置魚腸劍炙魚中進之既至  
王僚前專諸擘炙魚推匕首立戟交軼倚專諸胷  
斷臆開七首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王僚既死  
左右共殺專諸衆士擾動光伏甲士攻僚衆盡滅  
之遂自立是爲吳王公子蓋餘燭庸二人將兵遇

於舒吳越春秋

越王勾踐旣以西施鄭旦獻夫差又飾美女八人納

太宰嚭曰子苟能放越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  
之案此夫差君臣皆爲美色所蠱以致破國亡身  
焉

吳王夫差旣爲越王勾踐所逼將死曰以三寸帛慎  
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慚見伍子胥公孫聖越王  
則解綬以慎其目史記正義曰今之面衣是遺象  
顧野王曰大巾覆也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  
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  
其心許矣使於晉反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劍致

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劍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僞心廉者不爲也遂脫劍致之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於是季子以劍掛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

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劉向新序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歛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

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旋其封且號者三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於禮也其合矣乎

禮記檀弓

闔閭十年有東夷人侵逼吳境吳王大驚令所司點軍王乃宴會親行平明出城十里頓軍憇歇令憇橋是也王曰進軍所司奏食時已至今臨頓吳軍宴設之處今臨頓是也夷人聞王親征不敢敵收軍入海據東洲沙上吳亦入海逐之據沙洲上相守一月屬時風濤糧不得度王焚香禱天言訖東

風大震水上見金色逼海而來遶吳王沙洲百匝  
所司撈漉得魚食之美三軍踊躍夷人一魚不獲  
遂獻寶物送降款吳王亦以禮報之仍將魚腹腸  
肚以鹹水淹之送與夷人因號逐夷亭之名昉  
此吳王回軍會群臣思海中所食魚問所餘何在  
所司奏云並曝乾吳王索之其味美因書美下着  
魚是為鰲字余從失非也魚出海中作金色不知  
其名吳王見腦中有骨如白石號為石首魚吳地記  
晉安北將軍范汪為桓溫所免朝廷憚沮不敢執談  
者為歎恨汪屏居居吳郡從容講肄不言枉直

蘇峻東征沈充吳興人為王敦將請吏部郎陸邁與俱高亮

吳郡人將至吳密敕左右令人閭門放火以示威陸  
知其意謂峻曰吳治平未久必將有亂若為亂階  
請從我家始峻遂止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有好竹主已知  
子猷當往乃整設治具以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  
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好遂直欲出門主  
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王更以此賞主人  
乃留坐盡歡而去

庾長仁與諸弟入吳欲往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群小



滿屋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皆退

宋江夏文獻王義恭善騎馬好遊行或二三百里孝武帝聽其所之東至吳郡登虎丘山又登無錫烏山以望太湖

唐白居易自杭徙蘇首尾五年自云兩地江山遊得遍五年風月詠

將可謂極宦遊之適矣其在蘇夜遊西武丘詩云

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詩中又識侍行容滿蟬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

態十妓姓名殊不以爲嫌又夜汎太湖其詩云十

畫船何處宿洞庭山脚太湖心又自太湖寄元稹詩云報君一事君應羨五

宿澄波皓月中則是連五日夜在湖心汎舟雖白公風格

高邁好事不窘束亦當時法網太疎不以爲怪古

今時異事異有如此者其後劉禹錫守蘇白爲河

南尹又作憶舊遊詩寄禹錫又有夢蘇州寄馮侍

御詩眷眷此邦甚厚則知吳在當時爲名邦樂國

能使賢者思之而不忘

咸通中崔璞守吳郡時皮日休爲部從事與處士陸

龜蒙爲文會之友風雨晦冥蓬蒿翳蒼苔未嘗不作

詩璞間爲詩亦令兩人屬和吳中名士亦多與焉

一年間所作盈積龜蒙裒爲十通日休名之曰松

陵集

陸魯望有鬪鴨極馴養一日驛使過而挾彈斃其善  
鳴者魯望曰此鴨善人言見欲上進使者奈何斃  
之盡以囊金償之徐問人語之狀魯望曰能自呼  
其名爾使者憤且笑拂袖上馬復召之還其金

紀開

錢武肅王鏐廣陵王元璩威顯王文奉三世皆為中  
吳軍節度使開府於吳中時有丁陳范謝四君子  
同在賓幕丁諱守節丞相謂之祖陳諱替明屯田  
之奇曾祖范諱夢齡參政仲淹曾祖謝諱崇禮太

子賓客濤之父皆職節度推官俱以長者稱其子

孫又皆登高科躋膺仕以見慶源深厚也

中吳紀聞

諺曰天上天堂地下蘇杭又曰蘇湖孰天下足湖固

不逮蘇杭為會府諺猶先蘇後杭說者疑之白居易

易詩云雲川殊冷僻茂苑太繁雄則在唐時蘇之

繁雄固為浙右第一矣

楊備郎中天聖中為長溪令忽夢作詩云

月俸錢數甚微不

知從宦幾時歸東吳一片意甚異之明道初為華

亭令丁內艱逐家吳中樂其土風安之因悟夢中

語嘗效白樂天作我愛姑蘇好十章又作姑蘇百

題詩行於世

吳郡解額自祥符間定制秋舉以四人為率慶曆中應舉者止二百人范貫之龍圖送錢止叙赴舉序已言四人之額視他藩為最寡熙豐間舉人漸多增至六人三舍法行罷科舉法歲貢四人舍法罷合三年之數為十二人紹興丙子增流寓一名今終場之士二千猶為額窄也

大觀中章莊敏公質夫之子經為時相誣以次置鑄詔開封尹李孝壽來置獄連逮千餘人屯甲士圍其家鉦鼓聲徹晝夜郡人震駭獄不成又遣御史沈疇蕭服姚某來重鞫之甚至州人多閉戶或隙中窺觀不敢正視識者知其非太平氣象其後遂有建炎金狄之禍方章氏事前城中小兒所在群聚而唱云沈逍遙沈逍遙莫知其由已而三御史至

南北章本建安人郇公得象之齋後徙居吳申公子厚家州南莊敏公質夫家州北兩第屹然相望甲於郡城人號為南北章

祥符中丁晉公自參知政事拜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時建節鉞者出入必盛其儀度既還本鎮鄉人

爲之改觀公在童齒時嘗從老郁先生學先生居  
光盪巷至是首入陋巷詣先生之居拜于牀下先  
生惶懼大聲呼之曰拜殺老夫矣旣坐話舊極款  
密且云小年狹劣荷先生教誨痛加榷楚使其得  
成立者皆先生之賜也不數月郁先生果卒公爲  
辦棺斂葬埋之物甚厚吳人至今以爲美談中吳紀聞  
姑蘇刺史有若范文正公富監皆牧鄉郡葉少則先  
典州旣而請老其子道卿以本路漕節來侍其孫  
公秉熙寧中又爲郡守蔣希魯再牧是邦遂歸休  
於此盛文肅胡武平趙升平後至政府皆盛事也

閭門外通衢有食肆人呼爲張手美家其肆通連  
七間水陸南北之物畢具隨需而供雖坐列十客  
人各異品亦唾手取辦每節則專賣一物遍京輻  
輳以不得爲不足縛木成欄傾錢其中至高丈餘  
先一日開說來者不拒號曰澆店

元少保絳少時嘗夢人告之曰異日當爲翰林學士  
須兄弟數人同在院絳寤思自素無兄弟疑夢爲  
不然熙寧中絳除學士同時先後入院者有韓維  
持國陳繹和叔鄧綰文約楊繪元素并絳五人名  
皆從系始悟弟兄之兆

夢溪筆談

范文正公遣子堯夫到姑蘇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如曼卿曰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謀者堯夫以所載舟麥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歸到家拜起倚立久之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與之矣

言行拾遺

蘇仲豫言蔣穎叔之爲江淮發運也其才智有餘人莫能欺漕運絡繹蔣吳人諳知風水嘗於所居公署前立一旗曰占風旗使人日候之置籍焉令諸

漕綱日程亦各記風之便逆蓋雷雨雪電霧露等或有或不均風則天下皆一每有運至取其日程曆以合之責其稽緩者綱吏田長服蔣去占風旗遂廢矣

陳宜中之誅韓震也其部曲未子世明挈其妻孥與士卒千餘人逃至平望殺巡檢縱兵放火殺掠人民由小長橋透出許市時潛以說友守郡不能捕但令人備之而已遂走入太湖由宜興至建康降於元其軍初在江下殺人甚多殿司兵在吳江亦不能敵多爲其擁入江水死者甚多及劉師勇復常州

世明等出戰甚力韓震者蜀將韓宣之子為賈佖道腹心魯港敗震主遷幸議陳宜中等不從乃於湖上放砲謀奉三宮入廣故宜中誘而誅之出雜記崑山周煥卿與張子韶侍郎為布衣交煥卿有母喪不能舉及妹未嫁子韶在貶所專价贖書并銀三錠錢二十五千以助之其書見龔氏紀聞

趙宛丘官至財賦副總管公委至吳吳固其辟掾宛丘因訪其隣舊戒其僕曰汝至人家須鞠躬屏氣扣門問人有無汝但曰前路吏趙天錫慎毋口趙總管視自眩顯者有間矣

郭仲威出於寇盜號郭大力自荼毒平江之後為真揚鎮撫使在郡復不悛劉光世為淮浙宣撫置司京口遣其將王德擒至麾下縛送行在詔斬於平

江市以謝百姓出揮塵錄宋鑑

淳祐間陳公振字震亨居吳門無子有同姓曰昌世者為人端慤因延之家塾嘗從容與言命繼之事且托之訪歷久未有所啓問之以難其人公振曰得如子者乃佳昌世惶恐不敢當又久之問如初昌世謝未敢輕有所進公振又曰如此則無出於子矣昌世不得辭公振曩嘗夢謁家廟覺有拜於

後者顧視之乃昌世也此意遂決昌世以其澤入仕嘗倅三衢攝郡有廉名穆陵聞之擢為郎癸辛雜志慶曆九老會都官員外郎徐祐與少卿葉參俱以耆德告老而歸約為九老會晏元獻公杜正獻公皆寄詩贊之晏詩云買得梧宮數畝秋便追黃綺作明儔杜詩云如何九老人猶少應許東歸伴醉吟時會者才五人故杜詩云然

十老會後更名耆英又名真率元豐間章帖守郡與郡之長老游從各飲酒賦詩時米黻禮部以杭州從事罷經由為作叙叙諸老之德甚詳十老謂太其應如初乙卯又旱玄真禱亦應冬無雪復命玄真祈之已未授領神樂觀事玄真平日亦好興建利物嘗造安里橋重構報恩道院修致道觀丹井卒葬于莫月鼎墓次

○楊中立字玄微號海漚亦步宗浩弟子也少入玄妙觀嗣宗浩為太極五雷壇正宗志尚簡素名所居曰一枝巢鄭元祐為之記洪武中掌道紀司

○黃道淵號孤山錢唐人嘗遇郢人衛淡丘授以修真要法及醫藥方伎南遊武夷師事金華潘雷鑑挾其術北上後歸憩吳下郡人嚴德昭抱疾醫不

能療建壇以祀玄帝名曰清真觀夕懇禱道淵適至憐其精誠投以藥遂愈於是道淵留主壇宇嗣天師為 奏賜觀額今其徒猶傳其藥

○郭守源字本中幼從張簡學詩慕周玄初之道注事之得其所祕洪武初選居神樂觀授天壇奉祀朝廷有大醮祠輒 勅守源副嗣天師藏事

眷賜甚隆永樂初擢道錄司左至靈佐領天下玄教住持朝天宮及卒

皇太子製文諭祭

○李德睿字士明嘉定人為寧真觀道士尤攻于醫

咸願願頌德天賜難老貌若遼鶴言屏龜鑑於是羽觴屢酬雅章迭作叙懷感遇樂時休明顧眄之間穆如清微薰如大和夫學本美身任欲行志名節既立榮利後之若諸公積儲淵深未極經緯而不苟於得進退從容于祀可垂後生仰止以襄陽米甃倦游四海多出賓僚刻繪既傳屬為序引嗚呼樂道人善君子有之顧 齋何堪忝於承命謹序

郡人王希默庫部郎中貽之仲子也為人簡淡無他

好惟以對鏡為娛整飭鬚眉終日無倦以杜子美勲業頻看鏡之句作策勲亭仍自號曰勲叟收古

今善鏡典衣價無難色居長洲結親友之蓄異鏡

者數人間日會聚樂飲各出鏡傳玩評品抵掌極

觀而罷鄉人目曰鏡社希默又集載籍凡言鏡者



成二十卷號僊銅傳云

元干文傳壽道延祐元年鄉榜明年廷試賜同進士  
及第一夕夢入選掛名爲長吳正官覺而笑曰我  
吳人安得作長吳二縣正官必無此理初授官階  
承事郎昌國州同知益笑前夢之不足徵也次當  
改選乃授平江路長洲縣尹意爲偶然又以爲不  
偶然無何改知烏程轉婺源州知州自以爲前任  
長洲偶與夢符今已升知州安得再爲吳縣正官  
旣而調吳江州知州非吳縣也人之官祿事皆前  
定自己之神先已知之形諸夢寐故相報耳而文  
傳吳人兩任爲本路之官亦希遇也後爲翰林行  
制修遼金宋史贈禮部尚書

黃策靖康初爲兩浙漕使時朝廷籍沒諸姦家財被  
旨籍朱醜家策故遲其往且聲言於人曰朱節使  
非他人比其罪不過進花木耳所以遣我者亦以  
其鄉人故也朱氏遂稍得爲徙匿計旣抵醜家坐  
堂上召勸之內外以夤緣而得官者防團之秩凡  
數十人下而小小者又四五十輩喻之曰汝等得  
官皆由節使之力今當悉取告身來當爲保奏使  
命出朝廷則皆免僞濫之嫌也衆以爲信盡取之

來策隨其所留估籍畢則盡取諸人告身積薪一  
焚空之于庭曰朝廷遣我來豈利汝財哉政欲除  
冒濫之官耳故朱勗之比五賊獨無復綴仕版者  
蓋策之力也策仕至工部侍郎子孫多能官者

出葉

氏筆  
衡

朱冲微時且貧後稍温飽易為藥肆生理益進以行  
不檢兩受徒刑既多貲交結權要然亦能以濟人  
為心每春夏之交即出錢米藥物募醫者數人延  
門問貧者疾者從而調之又多買弊衣擇市嫗之  
善縫紉者製衲衣數百當大寒以給凍者其子勗

因賂由貴人以花石得近幸時時進奉不絕謂之  
花石綱凡林園亭館以至墳墓間有一花一木奇  
怪者輒用黃紙封識不問其家徑取之浙人畏之  
如虎花綱徑從之地巡尉護送遇橋梁之礙舟者  
則撤以毀之初江淮發運司於直楊楚泗有轉搬  
倉綱運兵各據地分不相交越勗既進花石遂撥  
新裝運船充御前綱以載之而以舊者載糧轉搬  
食遂廢糧運由此不繼禁衛至於乏食朝廷亦不  
之問也勗之寵日盛父子俱建節鉞即居第創雙  
節堂畫徽宗御容置于一殿使監司郡守就此以

朝朔望酌嘗預晏徽宗親握臂與語酌遂以黃帛  
纏之與之揖不舉此臂弟姪數人皆結姻帝族黃  
緣得至顯官者甚衆酌有園極廣植牡丹數千本  
花時以繒綵爲幙帟覆其上每花飾金爲牌題其  
名如是者里所園夫畦丁藝精種植及能疊石爲  
山者朝釋負擔暮紆金紫如是者不可數計園有  
水閣作九曲路以入春時縱人民婦女遊賞有迷  
其道者沖設酒食邀之或遺以簪珥之屬人皆惡  
其醜行一日酌敗檢其家資有黃發勾者素與酌  
不協旣被旨黎明造其室家人婦女盡驅之出雖

閭巷小民之家無敢容納不數日已墟其園所  
牡丹者皆折而爲薪酌伏誅竄其家於海島平日  
受誥身者盡褫之當時有謔詞譏之初酌之葬其  
父盛飾一女奴兼一僮以殉之僮奴不知其死也  
忻忻然從柩入壙至靖康末大飢郡人怨毒入骨  
遂劫其壙而碎其父骨旣入壙見骸骨且存猶志  
之曰此僮奴之骨也

出吳中  
舊事

蘇師旦本平江書史韓氏爲副戎籍之於廳韓用事  
師旦實爲腹心韓爲知閣門事猶在韓側立侍迨  
冒節鉞韓則曰皆使相也始乃與之均席由是海

內趨朝之士欲造晏門而不得見蘇林子由之孫也師旦以微賤附之為族林遂以兄事之師旦嘗以窘乏求金于韓韓初不知其受諸將之賄動以億萬每輟俸金予之謂其出於真誠及江上諸將致敗而立公崇為督視廉知敗將之賂師旦尺牘往來俱存因作書以遺韓韓大怒遂竄師旦於海上嘉定初下所編郡取師旦以韓念已必復召用已而赴市則曰太師亦如是忍耶蓋不知韓之誅已也遂籍其家得金箔金二萬九千二百五十片金錢六十辯馬帝金一萬五千七百二十兩瓜子

金五斗生金羅漢五百尊各長一尺五寸金酒器六千

百三十兩釵釧金一百四十三片金束帶十二條

他物稱是出四朝聞見錄

元初得江南至元十三年丞相伯顏欲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而罷河漕之艱險乃用大艘沿淮以至山東邊海攢運經時方達而朱清張瑄出焉二人者皆瀕海之民歲漕各三十萬斛末年殆至三百萬斛而值風濤沉沒者歲不下三五萬計至元二十九年瑄次子文虎以戶部尚書領漕事始由海中大洋旬日能達直沽施工篙師之徒從而紆朱

紫者各以百數或交通海外諸番博易以致巨富  
大德七年爲吳也先構言遂遭竄歿籍沒二家之  
產當時嘉禾士人金方所作朱張行悲之嘗聞故  
老云朱清張瑄以盜官蘆販私鹽行劫於海瑄事  
敗被獲時洪起畏爲浙西提刑夜夢錄囚十八人  
內一人化爲虎寤而異之明見所解賊徒數與夢  
合而瑄在其中洪竒其狀特貸其死未幾宋亡而  
瑄貴顯乃給洪終身以報全護之恩瑄目不識丁  
而書押文卷未嘗握筆但擯三指染硯墨印紙上  
狀如蟲字雖巧於作僞者倣之不能瑄之第四子

楊氏者美而悍人罕見其笑故有鐵面之稱瑄嬖  
而畏之爲建第於乘魚橋號四夫人府時兩家第  
宅遍吳中今朱張巷其故基也抄籍後新提舉司  
專掌其錢糧其富從可知矣或曰瑄之豪橫甚於  
清有拂其意者則縛而投諸海積惡滅身固無所

逃其死

出雜記并  
吳郡續業

元至正十五年行納粟補官之令遣兵部員外劉謙  
賚空名告身過江南募民補官即任民牧自五品  
至九品入粟有差而民間一無願者松江知府崔  
思誠曲承使命集屬縣豪右大姓列庭下不問有

無輒施拷掠衆皆救泪入粟且逼抑使就官惟平  
江監郡六十公不為使者所怵乃力爭其不可闔  
郡得免於徵科崔聞之大慚六十者字子約唐元  
人國監生能讀書在官稱廉明最得民心後卒于

官

出輟  
耕錄

沈右字仲悅郡人年四十無子其妻鄒氏深以為憂  
一日冲悅買一妾頗有姿色因問其祖父對曰妾  
范復初之女也父喪家貧母老故至此仲悅惻然  
謂妻曰乃父吳中名術亦吾故人也吾安忍以為  
妾乎故人之子當如子視之可也即召其母使擇

壻嫁之且備奩具送其行友人高進道貧不能葬  
者十三喪仲悅又買地為之安厝吳人至今稱之

出輟  
耕錄

吳人鄭元字長卿元初其大父為到鈔庫使一日雨  
有人倉皇走至其家避雨遺下一小篋大父收之  
翌早坐候門外聞人言昨夜汪家府前王某失一  
篋金葉不記何處其家兄弟遂相忿爭大父聞之  
則往物色得實以金還王氏大父又每月朔必炷  
香於城隍廟於路拾得一綃囊視之亦黃白物也  
仍訪其失主老嫗還之今其孫長卿從儒兼精醫

藥悉雅飭君子豈非陰德之報乎

出遂昌耕錄

洪武中吳江富室殷子玉延里儒夏尚忠為塾師有主文葉茂林者嘗干于殷殷不之禮葉以夏不為助言啣之遂與一戍汪齷齪者密謀匿名誣奏以藍黨事朝廷覺其冤差御史史廉之史潛訪數月未得實間宵行至僊里橋聞一人作氣曰一件大事想不得明白矣爰詢之曰葉茂林也識之隨訪葉葉已充陶京衛家奴一日縣官酌客於郵亭史給以丐者故肆逋慢官吏故馬疑而起史即命吏抄案一邑皆駭竟提夏等一工人鞠之無驗令就獄

次日再鞠亦無驗乃喻之曰汝等恐為人陷之

試思之衆不之悟復喻之曰幽有神明吾為汝默

禱乃露香不解衣而寐越三宿夢有五靈神告史

曰汪姓者急捕之即寤揭旦取衆出謂之曰神報

我矣曾識汪姓人否衆頓悟有汪齷齪者因誣奏

事發彼他郡人將逸去願併力擒來遂追獲史鞠

之不伏加以嚴刑乃曰奏詞出吾手而逮謀寔葉

茂林也史曰是已令吏往捕之至京覘葉出入騎

從頗盛吏計曰難以法拘拘必匿當見諸途葉見

吏色動亟問曰近聞史御史在彼行

五月

西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西' and '東'.



